五禮通考

八十三

口仁12
1062
83

門口 12
號 1062
卷 83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四十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嘉定王鳴盛
李奉翰總督漕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宸

軍禮八

校閱

蕙田案古者寓兵於農有校閱之禮有田獵之禮考周禮大田之禮簡衆也又云聽師田以簡稽春而振旅夏而茇舍秋而治兵冬而大閱非徒以饁禽取獸供賓客宗廟之用而已蓋安不忘危講武之儀即寓於游田之內故校閱即田獵田獵即校閱二者不可分也然觀月令講武飭事之文則其事亦有不爲田獵者即康成注亦未嘗與冬狩混而爲一

也至春秋一經所書大閱治兵之事尤多蓋
列國多故臨戰而習武以是為權禮焉漢唐
以下其事益分古今異宜無容泥古也今分
為二門而於大司馬四時之狩悉歸之田獵
云

春秋莊公八年公羊傳治兵者何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國語周語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
財

蕙田案以上總論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注為簡習之亦因營室主武士也

仲冬之月飭死事〔注飭軍士戰必有死志〕〔疏因死氣之盛以飭軍士使戰者必有死志故曰飭死事也〕

蕙田案以上王畿校閱之禮

春秋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杜注齊為大國以戎事儆諸侯之戎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為班首怒而訴齊人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疏公狩于郎公狩于禚皆書公大蒐大閱不書公者周禮雖四時教戰而遂以田獵但蒐閱車馬未必皆因田獵田獵從禽未必皆閱車馬何則總慢之主外作禽荒豈待教戰方始獵也公及齊人狩于禚乃與鄰國共獵必非自教民戰以矢魚于棠非教戰之事至為游戲而斥言公則狩于郎禚亦主為游戲故特書公也大蒐大閱國家之常禮公身雖在非為游戲如此之類例不書公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鄭子來會公公身在蒐而經不書公知其法所不書以其國家大事非公私欲故也且比蒲門閭皆聚蒐地比不言地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于城內此亦當在城內〕

左氏傳秋大閱簡車馬也

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也比年大蒐車徒謂之大蒐〕

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以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注因四時田獵以習用戎事平謂不因田獵無事而修之〕

蕙田案杜預以大閱為因事習武何休以大閱為五年定制二說不同然皆以為與田獵異事書之於策非有所譏也觀孔氏正義自

明乃穀梁以為非正范甯以不因田獵貶之恐非經意

莊公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甲午治兵（杜注治兵于廟習號令將以圍邸疏周禮仲春教振旅仲秋教治兵穀梁云出曰治兵習戰也釋天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定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彼言治兵振旅皆謂因田獵而選車徒教戰法習號令知此治兵亦是習號令此治兵于廟欲就尊嚴之處使之畏威用命耳但軍旅之衆非廟內所容止應告于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十八年傳稱鄭人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注云治兵于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云是告于廟習于巷也下有圍邸知治兵為圍邸也沈云周禮中秋治兵月令孟春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所以甲午治兵者以為圍邸故非時治兵猶如備難而城雖非時不譏沈又云治兵之禮必須告廟告廟雖是內事治兵乃是外事故雖告廟仍用甲午且治兵則征伐之類又為圍邸雖在郊內亦用剛日甲午治兵公羊以為治兵殺牲饗士卒）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注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注道德齊禮鄰國望之歡如親戚何師之為）善師者不陣（注師衆素嚴不須耀兵列陣）善陣者不戰（注軍陣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與戰）善戰者不死（注役兵勝地故無死者）善死者不亡（注民盡其命無弁敵皆亡）

慧田案以上魯校閱之禮

國語齊語管仲作內政而寄軍令制三軍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振旅秋以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

慧田案以上齊校閱之禮

春秋昭公十四年左氏傳夏楚子使熊丹簡上國之兵于宗邱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救罪戾詰奸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注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邱楚地特單身民收聚不使流散物事也疏周禮司兵掌五兵鄭衆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而有弓矢然則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因即名人為兵也此簡上國之兵謂簡料人丁之強弱于宗邱之地集而簡之）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亦如之（注兵在國都之東者）好于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慧田案以上楚校閱之禮

僖公二十七年左氏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注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也）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注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于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于蒍（注子玉為令尹故蒍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注賀子玉堪其事）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注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言子玉力小任重將不能以入其衆而治之也苟子玉能入其衆而舉賀典未為後時而失禮言不勝其任不足賀）

蕙田案以上校閱失禮之事

右校閱

通典漢興設南北軍之備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強驍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

郊禮畢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每十月都試金革騎士各有員數

蕙田案劉昭注續漢志引魏書漢承秦制十月會

五營士為八乘隻一名曰乘之晉志亦曰都講

續漢禮儀志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乘輿御戎輅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晉書禮志既還公卿以下陳雒陽街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

漢書文帝本紀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印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

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
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
武帝本紀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
西蠻北狄頗未輯睦朕將巡邊陲擇兵振旅躬秉武節
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
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
旌旗徑千餘里
郊祀志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遂北巡
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注李奇曰涼如地名）
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
劉氏攷曰郡有都尉國有中尉此時罷郡都尉耳不應有國字
童如愚曰光武見翟義反隗囂叛皆以秋試勒車騎

誅守長以起事也是以罷郡國都尉無都試之法惟
京師肄兵如故
順帝本紀永建元年夏五月嚴飭障塞繕設屯備立秋
之後簡習戎馬冬十月庚寅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
界告幽州刺史令緣邊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調五營弩
師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注調選也五營五校也謂長水步兵射聲胡騎車騎五校尉）
何進傳靈帝中平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以爲京師當
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宕說進
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爲然
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
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
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
陣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

躬擐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爲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魏志武帝本紀建安十三年春正月作元武池以肄舟師

晉書禮志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試今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秋閱兵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右漢

晉書禮志延康元年魏文帝爲魏王是年六月立秋治兵于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魏志文帝本紀黃初六年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

明帝本紀太和元年冬十月丙寅治兵於東郊

蜀志後主建興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右三國

晉書武帝本紀咸寧元年十一月癸亥大閱於宣武觀三年十一月丙戌帝臨宣武觀大閱太康四年十二月庚午大閱於宣武觀六年十二月

甲申大閱於宣武觀旬日而罷

禮志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鴈羽仗

成帝本紀咸和元年十一月壬子大閱於南郊

文獻通考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皆大閱習衆然不自令進退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鬬場自後蕃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朝廷無事焉

右晉

宋書文帝本紀元嘉二十年二月甲寅車駕於白下閱武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寅詔曰安不忘虞經世之所同治兵教戰有國之恒典故服訓明恥然後少長知禁項戎政雖修而號令未審今宣武場始成便可刻日大習衆軍當因校獵肄武講事

孝武帝本紀孝建二年九月丁亥車駕於武場閱武

大明五年二月癸巳車駕閱武詔曰昔人稱人道何先于兵為首雖淹紀勿用忘之必危朕以聽覽餘閒因時講事坐作有儀進退無爽軍幢以下普量班錫　七年春正月癸未詔曰春蒐之禮著自周令講事之語書於魯史所以昭宣德度示民軌則今歲稔氣榮中外寧晏當因農隙葺是舊章可尅日於元武湖大閱水師并巡江右講武校獵十一月癸巳車駕習水軍於梁山

南齊書武帝本紀永明二年八月戊申車駕幸元武湖講武　三年閏月戊午車駕幸宣武堂詔曰今親閱六師少長有禮領馭群帥可量班賜　四年九月戊辰車駕幸琅邪城講武觀者傾都普頒酒肉

陳書後主本紀禎明四年秋九月甲午車駕幸元武湖
肆艫艦閱武宴群臣賦詩
魏書昭成帝本紀建國五年秋七月七日諸部畢集設
壇埒講武馳射因以爲常
道武帝本紀登國六年秋七月壬申講武於牛川 八
年秋七月車駕臨幸新壇庚寅宴群臣仍講武 十年
八月帝親治兵於河南
皇始元年八月庚寅治兵於東郊
天興二年秋七月辛酉大閱於鹿苑享賜各有差 五
年春正月帝聞姚興將寇邊庚寅大簡輿徒詔并州諸
軍積穀於平陽之乾壁六月治兵於東郊部分衆軍
明元帝本紀永興二年秋七月丁巳立馬射臺於陂西
仍講武教戰 五年春正月己巳大閱畿內男子十二
以上悉集己卯幸西宮拔大渠帥四十餘人詣闕賜以
繒帛錦罽各有差乙酉詔諸州六十戶出戎馬一匹庚
寅大閱於東郊部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爲前軍衆三
萬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覽焉
二月戊申賜陽平王熙及諸王公侯將士布帛各有差
庚戌幸高柳川甲寅車駕還宮
太武帝本紀始光元年九月大簡輿徒治兵於東郊部
分諸軍五萬騎 二年冬十月治兵於西郊 四年夏
四月治兵講武
延和元年夏五月大簡輿徒於南郊 九年九月乙酉
治兵於西郊 十一年八月癸未治兵於西郊
文成帝本紀興安二年九月壬子閱武於南郊
冊府元龜太安四年七月壬子詔曰朕每歲以秋月閒

日命群官講武平壤所幸之處必立宮壇糜費之功勞
損非一宜仍舊貫何必改作也

文獻通考文成帝和平三年因歲除大儺遂耀兵示武
更爲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爲節
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黃別爲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
迴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爲車箱魚鱗四門
之陣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陣畢南北二軍皆
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千人去來挑戰步兵更
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爲威觀自後以爲常

魏書孝文帝本紀延興四年八月戊申大閱於北郊

五年冬十月太上皇帝大閱於北郊

太和五年二月己酉講武於唐水之陽三月辛酉朔車
駕幸肆州癸亥講武於雲水之陽九月庚午閱武於南
郊大享群臣　十六年八月癸丑詔曰文武之道自古
並行威福之施必也相藉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
夏殷明叡未舍甲兵之行然則天下雖平忘戰者殆不
教民戰可謂棄之是以周立司馬之官漢制將軍之職
皆所以輔文强武威肅四方者矣國家雖崇文以懷九
服修武以寧八荒然於習武之方猶爲未盡今則訓文
有典教武闕然將於馬射之前先行講武之式可勅有
司豫修場埒其列陣之儀五戎之數別俟後勅　十八
年八月丁未幸閱武臺臨觀講武　十九年春正月壬
午講武於汝水之西大赍六軍　二十年九月戊辰車
駕閱武於小平津癸酉還宮　二十二年三月庚寅行
幸樊城觀兵襄沔耀武而還

宣武帝本紀景明三年九月丁巳車駕行幸鄴戊寅閱

武於鄴南

隋書禮儀志後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于都外有司先萊野爲場爲三軍進止之節又別墠於北場興駕停觀遂命將簡士教衆爲戰陣之法凡爲陳少者在前長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戟槊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揮之蹤發起之意旗卧則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使戰鬬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嶮泥之塗前五日皆請兵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爲和門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應講武者各集于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貫甲三通步軍各爲直陳以相

俟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鹵簿皇帝武弁乘革輅大司馬介胄乘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爲客主先舉爲客後舉爲主從五行相勝法爲陣以應之

周書太祖本紀大統三年進太祖柱國大將軍　五年冬大閱於華陰　九年冬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　十年冬十月大閱於白水　十一年冬十月大閱於白水遂西狩岐陽

武帝本紀保定二年冬十月辛亥帝御大武殿大射公卿列將皆會戊午講武於少陵原　三年冬十月丁亥上親率六軍講武於城南京邑觀者輿馬彌漫數十里諸蕃使咸在焉

天和六年冬十月壬寅上親率六軍講武于城南

建德元年十一月丙午上親帥六軍講武城南　二年十一月辛巳帝親率大軍講武於城東癸未集諸軍都督以上五十人於道會苑大射帝親臨射宮大備軍容三年六月丁未集諸軍將教以戰陣之法十一月行幸同州己巳大閱於城東十二月癸卯集諸軍講武於臨皐澤

宣帝本紀宣政元年十一月己亥講武於道會苑帝親擐甲冑

隋書文帝本紀開皇二年十二月辛未上講武於後園

煬帝本紀大業五年癸亥出臨津關渡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

通典隋大業七年征遼東衆軍將發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百人置一旅十隊為一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皆青絲連光甲纖具裝青纓拂建貔貅旗第二團絳絲連珠犀甲獸文具裝赤纓拂建貔貅旗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銳具裝素纓拂建辟邪旗第四團烏絲連元犀甲獸文具裝建六駿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鐃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柵鼓金鉦各一具後部鐃吹一部鐃一面歌簫及笳各四具節鼓一面簨簴橫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　又步卒八十隊分為四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每隊給青隼盪幡一第二團每隊給黃隼盪幡一第三團每隊給蒼隼盪幡一第四團每隊給烏隼盪幡一長槊楯弩及甲盱等各稱兵數受降使者一人給二馬駝車一乘白獸幡及節每一騎吏三人車輛自從十二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戰前則為監軍軍將發候大角一通步卒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陣四面團營然後請團嚴駕立大角三通則鐃鼓俱振第一團引行隊間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團次前部鼓吹次弓矢一隊各二百騎建蹲獸旗爬槊二張大將在其次鞮馬二十匹次大角次後部鐃吹次第四團受降使者次及

輜重戎車散兵等亦有四團第一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爲兩道夾以行第二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亞將領五百騎建騰豹旗殿軍後至營則第一團騎陣於東面第二團騎陣於南面鼓翊大將軍居中駐馬南面第三團騎陣於西面第四團騎陣於北面合爲方陣四方外向步卒翊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定四面陣者引入營亞將率驍騎遊奕督察其安營之制以車外布間設馬槍次施兵幕安內雜畜事大將亞將等各就牙帳馬步陣與軍中散兵交爲兩番五日而代於是每一日遣一軍發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二十四日續發而進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軍次發兩部前後先置又亘八十里通諸道合三十里

亘千四十里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爲記御營內者合十衛三臺五省九寺並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亦各題其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以下至於兵馬私隸悉以綴於衣領名軍記帶諸軍並給幡數百有餘事使人交相去來執以行執幡而離本軍者他軍驗記帶知非本部兵則所在斬之

蕙田案此爲征遼東事當屬出師然其儀節實係將出兵之前先定其訓練簡閱之禮也

右隋

唐開元禮皇帝講武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二日所司奏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有司先芟萊除地爲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爲和門又於其內壝地爲步騎六軍營域處所左右廂各爲三軍位上軍

在北中軍次之下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三百步五十步立表行凡立五行表間前後各相去五十步爲三軍進止之節又別墠地於北廂南向爲車駕停觀之處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及御座於其中如常儀前一日講武將帥及士卒集於墠所禁止諠譁依方色建旗爲和門於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綵牙旗旗鼓甲仗威儀悉備於墠所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如常式步軍大將被甲冑乘馬教騎大將亦乘馬教習士衆爲戰隊之法講武日未明七刻撻一鼓爲一嚴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撻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文武官應從者俱先置文武官皆公服所司爲小駕依圖陳設未明二刻撻三鼓爲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於殿庭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

臣俱詣西階下奉迎侍中負璽如式乘黃令進革輅於太極殿前皇帝服武弁之服餘並如圜丘儀駕至墠所兵部尚書介胄乘馬奉引至講武所入自都墠北和門兩步軍之北當空南向黃門侍郎奏稱請降輅還侍位皇帝降輅入大次而觀兵部尚書停於東廂西向三仗小退以通觀路領軍減小駕騎士立於都墠之四周侍臣依左右廂立於大次之前東西面北上文武九品以上皆公服文東武西在侍臣之外十步重行北上諸州使人及蕃客先集於都墠北和門外東方南方立於道東西方北方立於道西皆向輅而立以北爲上駕至和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拜訖皇帝入次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卿引蕃客東方南方立於大次東北南向以西爲上西方北方立於大次西北南向以東爲上若有觀者立於

都壇騎士仗外四周任意然後講武諸州使人及蕃客立定吹大角一通中軍將各以鞞命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卒皆跪二軍諸帥果毅以上各集於中軍大將旗鼓之下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旗鼓之南北面東上右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西東面諸軍將立於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聽誓大將誓曰今行講武以教人戰進退左右一如軍法用命有常賞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訖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諸果毅各以誓詞遍告其所部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從皆行及表擊鉦騎從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整列位定東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而舉白旗爲方陣以應之次南軍一鼓而舉赤旗爲銳陣北軍亦鼓而舉黑旗爲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爲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圓陣以應之凡陣迭爲主客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陣以應之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之士五十人挑戰於兩軍之前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爲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爲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五陣畢兩軍俱爲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本列侍中跪奏請觀騎軍又侍中稱制

曰可侍中俛伏興二軍吹角擊鼓誓衆俱進及表乃止皆如步軍唯無跪起耳騎軍東西迭爲主客爲五變之陣皆如步軍之法每陣各八騎挑戰於兩陣之間如步軍法五陣畢俱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而還凡步騎二軍之士備則滿數省則半之損益隨時唯不得減將帥凡相擬擊皆不得以刃相及凡步士逐退過中表二十步而止不得過也騎士不在此例若由田狩則令講武軍士之外先期爲圍觀訖乘馬鼓行親禽如別禮狩訖乘輿振旅而還如常儀講武罷侍中跪奏稱侍中臣具言講武禮畢請還俛伏興皇帝降御輿侍衛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御立授綏升訖勅軍右升千牛將軍升輅陪乘黃門侍郎奏請鑾駕發引以下如圓丘還宮儀唯不作鼓吹不撞黃鐘奉黍解嚴訖將士各還明日群官奉黍起居如別儀

蕙田案以上開元禮與隋書禮儀志有同者今刪併又見唐書禮樂志亦不復複載

唐書兵志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歛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二校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隊少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弓弛弓匣刃二通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

蕙田案開元禮所載天子親自臨閱京師所行也折衝都尉臨閱郡國所行也

唐書高祖本紀武德元年十月辛丑大閱

冊府元龜唐高祖武德元年十月詔曰安人靜俗文教爲先禁暴懲凶武略斯重比以喪亂日久黎庶凋殘是用務本勸農冀在豐贍而人蠹未盡寇盜尚繁欲暢兵威須加練習今農收已畢殺氣方嚴宜順天時申耀威武可依別勅大集諸軍朕將躬自循撫親臨校閱

舊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五年十一月丙申幸宜州簡閱將士　八年三月辛卯如宜州庚子講武於同官九年三月幸昆明池習水戰

太宗本紀武德九年八月癸亥高祖傳位於皇太子太宗即位九月丁未引諸衛騎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庭謂將軍以下曰自古突厥與中國更有盛衰若軒轅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狁周宣馳驅方召亦能制勝太原至漢晉之君逮於隋代不使兵士素習干戈突厥來侵莫能抗禦致遺中國生民塗炭於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恣令逸樂兵士惟習弓馬庶使汝鬬戰亦望汝前無橫敵于是每日引數百人於殿前教射帝親自臨試射中者隨賞弓刀布帛朝臣多有諫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御所者刑之所以防萌杜漸備不虞也今引稗卒之人彎弧縱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非意非所以爲社稷計也上不納自是後士卒皆爲精銳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八年十二月丁卯從太上皇閱武於城西

舊唐書高祖本紀貞觀八年是歲閱武於城西高祖親自臨視勞將士而還

唐書高宗本紀顯慶二年十一月乙巳獵于洪南壬子

講武於新鄭

唐會要高宗顯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講武於淄水之南行三驅之禮上設次於尚書臺以觀之許州長史封道宏奏言後漢南郡太守馬融講尚書于此因為名今請改為觀武臺從之五年三月八日又講武於并州城北上御飛閣群臣臨觀之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為左軍左右驍武等六衛左羽林騎士屬焉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為右軍左右威武等六衛右羽林騎士屬焉一鼓而誓衆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為曲直圓銳之陣右為方銳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復許敬宗奏曰延師整而堅建方敢而銳皆良將也上曰講閱者安不忘危之道也梁朝衣冠甚盛人物亦多侯景以數千人渡江一朝馮弇不可黷人不可棄此之謂也

蕙田案此事亦見新唐書高宗本紀及冊府元龜

元龜

冊府元龜麟德二年四月丙寅講武於邙山之湯帝御城北門樓以觀之

文獻通考武太后聖歷二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請延至孟春王方慶上疏曰謹案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者兵金也金性克木春盛德在木金氣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霜雪大擊首種不入案蔡邕月令章句太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道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擊催傷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傷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

陰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宿麥不登無所收入也請至明年孟冬教習以順天道從之

冊府元龜元宗先天二年十月癸亥親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亙五十餘里戈鋋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三軍出入號令如一帝親擐戎服持沈香大鎗立于陣前威振宇宙長安士庶奔走縱觀填塞道路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容坐於纛下將斬之宰相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翊戴上皇有大功於國雖犯軍令不可加刑伏願寬宥以從人望帝乃赦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草軍儀有失坐於纛下斬之禮畢乃下制曰傳不云乎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聖人以興亂人以廢皆兵之由也故文事必有武備耀德在於觀兵所以外清蠻貊內輯華夏其經濟之致歟自有隋失道三靈改卜我唐受命百姓與能四罪而天下服一戎而天下定航海梯山罔不率俾休牛歸馬永不復用德逮群物刑清百年然而制軍爲旅先王分職在祀與戎前史垂訓則未學也孰可棄之往以韋氏搆逆兇慝作禍則我之宗祀危如綴旒故斬長蛇截封豨戮梟獍掃欃槍使武之不修則兆人何乂朕以薄德皆奉聖謨濟邦家之多難畏君父之嚴旨自撫茲億兆若臨淵谷雖重譯雲歸和親日至遂五兵之不教慮七德之未康今蓋元冬戒時農事爰隙驪山之下鴻門在望橫層阜以南屬耿長川而北流嚴霜初隕疾風始至以時而命群帥得地以講武功料其勝負詳其進退以振國威用蒐軍實故披堅執銳干戈有容練卒陳師金鼓

有節上應於天也下順於人也三光之靈可接五行之德斯用將孫吳不遠頗牧同時非熊所期怒蛙亦勸布三令調九章且閱宣場之儀若觀莘墟之禮情兼慰賞義宏寵錫惟此畿甸比經水旱總集士馬頗有煩勞中念元元更資勤恤其講武使各賜物一百段將軍各八十段中郎將各六十段郎將及左右軍長史各四十段折衝果毅各三十段押官六品以下各二十段新豐百姓宜免來年地稅置頓使賜物一百段緣頓踏踐麥苗給米酬直

開元二年八月辛巳上以河隴之故命有司大募壯勇士從軍既募引見置酒於朝堂亭之詔曰朕光宅四海撫御百蠻屬疆場未寧軍國多費每欲指揮方略親率軍師故召募爾等擬從朕行知爾等材力冠群藝能拔萃但以不教人戰豈知金鼓之聲授以兵律方辨干戈之勢所以且遣薛訥等於隴右防禦使令教習爾等既練韜鈐須明隊伍使投石拔劍以勵威鋒裹糧坐甲待清通寇若能因機立效遇敵邀勳酬以官榮必超格例然後陪朕輿駕從戎塞垣俾爾先驅敬聽後命今宴勞爾等并賜錢三千貫可節級領取即宜好去十月薛訥克吐蕃帝遂停親征詔曰比來緣邊鎮軍每年更代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豈有緣路疲人蓋是以卒與敵其以西北軍鎮宜加兵數先以側近兵人充並精加簡擇其有勞考等色所司其以條例奏聞戰兵別簡爲隊伍專令教練不得輒有使役仍令兵部侍郎裴璀太常少卿姜晦往軍州計會便簡支配有見集後軍兵宜令兵部侍郎韋抗紫微舍人王珽即簡擇以聞

八年八月詔曰國家偃武教修文德百年於茲矣自運屬清平人忘爭戰組豆之事嘗聞之矣軍戎之禮我所未暇且五材並用誰能去兵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爲棄之宜差使於兩京及諸州且揀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蕃役差科惟令團伍教練辨其旗物簡其車徒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夫少長有禮疾徐有節將以伐叛懷服將以保大定功叶于師貞以宏武備應須集期及有蠲免所司明爲條制別作優異法奏聞仍勑幽州刺史郤寵於幽易兩州選二萬灼然驍勇者充幽州經略軍健兜不得雜使租庸資課並放免

肅宗至德二載八月帝在鳳翔癸巳六軍大閱帝御府城樓觀軍陣之容

舊唐書肅宗本紀至德三載正月庚寅大閱諸軍於含元殿庭上御樓鸞閣觀之

冊府元龜代宗寶應元年九月壬寅大閱兵馬於鳴鳳門街

舊唐書代宗本紀大歷九年四月乙酉詔郭子儀等大閱兵師以備吐蕃

德宗本紀貞元十六年春正月庚子朔乙巳上閱兵於麟德殿前

冊府元龜宣宗大中五年五月勑如聞諸道軍將及官健兜等近日所在將帥多務因循當召募之時已不選擇及收補之後曾莫教招遂使名在戎行少能知其弓矢職居列校罕見識於韜鈐緩急忽有徵差便取現在

應數惟憂就役豈暇圖功虛費資糧莫克讎敵爲弊頗
久須有舉明自今以後委諸道觀察節度都防禦團練
經略等使每道慎擇會兵法及能弓馬解槍弩及筒射
等軍將兩人充教練使每年至合教習時分凾各以本
藝閱試其間或有伎藝超異者量加優賞仍作等第節
級與進改職名每至年終都具所教習馬步及各執所
藝人數申兵部及中書門下仍委兵部簡勘都開件奏
聞所冀各盡伎能自成勁銳其支部有兵處亦委本道
點簡訓練准詔處分

右唐

五代史梁太祖本紀開平元年冬十月巳未講武於繁
臺

霍存傳太祖巳即位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
存在豈勞吾親閱耶諸軍寧復思之乎它日語又如
此

開平四年春正月丁未講武於榆林

乾化元年八月戊寅大閱於魏東郊

閱於魏東郊

唐莊宗本紀天祐十有五年八月大閱於魏東郊

冊府元龜明宗天成二年十月癸未御興教門觀兵自
卯至午隊伍方絕

晉高祖天福二年十月勅習戰講武歷代通規選士練
兵其來舊制宜以每年農隙時講武仍准令式處分

五代史晉出帝本紀開運元年春正月辛卯講武於澶
州　二年二月丙子大閱於戚城

周世祖本紀顯德元年三月壬辰次澤州閱兵於北郊

宋史禮志閱武仍前代制太祖太宗征伐四方親講武事故不盡用定儀亦不常其處鑿講武池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復築講武臺城西楊村秋九月大閱與從臣登臺觀焉真宗詔有司擇地含輝門外之東武村爲廣場焉高爲臺臺上設屋構行宮其夜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詰旦帝乘馬從官並戎服賜以窄袍至行宮諸軍陣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亘二十里諸班衛士翼從于後有司奏成列帝升臺東向御戎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陣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駴大譟聲震百里外皆三挑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遂舉黑旗以振旅軍於左者略右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北隅軍於右者略左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南隅並凱旋以退乃召從臣宴教坊奏樂回御東華門閱諸軍還營鈞容奏樂於樓下復召從臣坐賜飲明日又賜近臣飲於中書諸軍將校飲於營中內職飲於軍器庫諸班衛士飲於殿門外

兵志訓練之制禁軍月奉五百以上皆日習武技三百以下或給役或習技其後別募廂兵亦閱習武技號教閱廂軍戍川廣者舊不訓練嘉祐以後稍習焉凡諸日習之法以鼓聲爲節騎兵五習步兵四習以其坐作進退非施於兩軍相當者然自宋初以來諸軍皆用之

宋史太祖本紀建隆元年十一月丁未命諸軍習戰艦於迎鑾　三年十月丙戌幸太清觀遂幸造舡務觀習

水戰已亥幸岳臺命諸軍習騎射
乾德四年四月庚寅出內錢募諸軍子弟鑒習戰池乙
巳幸玉津園閱諸軍騎射六月已酉命習水戰於新池
七月丁卯幸武成王廟遂幸新池觀習水戰
〔文獻通考〕開寶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上御水心
殿命從臣列坐以觀戰艦角勝鼓譟以進往來馳突爲
迴旋擊刺之狀顧謂侍臣曰兵棹之技南方之事也今
已平定固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迄真宗朝歲
習不輟
〔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二年秋九月辛亥幸講武臺大閱
〔崔翰傳〕太平興國二年秋講武於西郊時殿前都指
揮使楊信病瘡命翰代之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
十里建五色旗號令將卒望其所舉以爲進退六師
周旋如一上御臺臨觀大悅以藩邸時金帶賜之謂
左右曰晉朝之將必無如崔翰者
〔文獻通考〕太平興國二年將伐太原詔築講武臺於西
郊九月大閱上與從官登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
連弩發機石於臺下
〔宋史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五年三月庚午幸講武池觀
習樓舡十二月甲戌大閱遂宴幄殿
〔山堂攷索〕太平興國九年上親閱諸軍參考勞績升
絀之上曰兵雖衆苟不簡閱即與無兵同先帝訓練
之方咸盡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倘統帥得人何
敵不克
〔兵志〕至道元年帝閱禁兵有挽彊弩至一石五斗連二
十發而有餘力者顧謂左右曰今宇內阜安材武間出

弧矢之妙亦近代罕有也又令騎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陳挽強弩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因曰此殿庭間數百人兩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乎

〔曲洧舊聞〕真宗咸平二年秋大閱其日殿前侍衛馬步軍二十萬是夜三鼓初分出諸門遲明乃絶詰旦上按轡出東華門從行臣僚並賜戎服既回御東華門閱諸軍還營奏樂於樓下

〔真宗本紀〕咸平三年春正月丁亥幸紫極宮還登子城閱騎射夏四月閱河北防城舉人康克勤等擊射十二月丁巳閱武藝遂宴射苑中　六年十一月己亥閱捧日軍士教三陣於崇政殿

〔山堂攷索〕太宗祥符六年詔在京諸軍選江淮水陸於金明池按試戰櫂立為水虎翼軍置營於側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准此選卒置營初太祖立神衛水軍及江淮平定不復舉上以兵備不可廢故復置焉

〔兵志〕明道二年樞密使王曙言本廂下軍止給役而未嘗習武技宜取材勇者訓肄升補禁軍上可其奏

仁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陣法議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宮閱陣畢令解鎧以弓弩射營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祗帶金革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慶歷元年徙邊兵不教者於內郡俟習武技即遣戍邊

二年諸軍以射親踈爲賞罰中的者免是月諸役仍籍其名闕校長則按籍取中多者補樞密直學士楊楷請教騎兵止射九斗至七斗三等弓畫的爲五暈去的二十步引滿即發射中者視暈數給錢爲賞騎兵帶甲射不能訓肄時以木桿代之奏可　四年詔騎兵帶甲射不能發矢者奪所乘馬與本營藝優士卒韓琦言教惟事體容及彊弓不習射親不可以臨陣臣至邊嘗定弓弩挽彊蹠硬射親格願行諸軍立賞肄習歲以春秋二時各一閱諸營先上射親吏卒之數命近臣與殿前馬步軍司閱之其射親入第四至第七等量先給賜入第三等以上及挽彊蹠硬中格悉引對親閱等數多者其正副指揮使亦第賜金帛詔以所定格班教諸軍四年遣官以陝西陣法分教河北軍士　五年密詔益利梓夔路鈐轄司以弓弩習士卒候民間觀聽寖熟即便以短兵日教三十人十日一易知并州明鎬言近臣籍諸營武藝之卒使帶甲試充奇兵外爲三等庶幾主將悉知軍中武技强弱臨敵可用詔頒其法三路范仲淹請以帶甲射一石充奇兵餘自九斗至七斗第爲三等射力及等即升之詔著爲令　六年詔諸軍夏三月毋教弓弩止習短兵又詔以春秋大教弓射一石四斗弩彊三石八挺槍刀手勝二人者立爲武藝出衆格中者本營闕階級即以次補

至和元年詔諸軍選將校武藝以射親爲上韓琦又言奉詔軍士弩彊四石二斗并弓箭槍手應舊規選中者即給擬補守闕押官然則排連舊制爲虛文矣請三路兵遇春秋大教武技出衆者優給賞物免本營他役候

階級闕如舊制選補奏可
仁宗本紀至和二年七月辛巳詔河北諸道總管分遣
兵官教閱所部軍
兵志治平二年詔河北戰卒三十萬一千陝西四十五
萬九百并義勇等委總管司訓練毋得冗占
神宗熙寧元年詔曰國家置兵以備戰守而主官之兵
冗占者衆肆習弗時或誤軍事帥臣按撫監司其察所
部有占兵不如令者以聞十月樞密院請陝西河東選
三班使臣及士人任敭侍者以爲河北諸路指使教習
騎軍或言河朔兵有教閱之名而無其實請教法於其
軍久而弗能者罷爲廂軍奏可 二年帝嘗語執政並
邊訓練士卒何以得其精熟安石對曰京東所教兵已
精强願陛下推此法以責邊將閒詔其兵親臨閱試訓

練簡閱有不如詔者罰之而賞其能者賞不遺賤罰不
避貴則法行而將吏加勸士卒無不奮勵矣九月選置
指使巡教諸軍殿前司四人馬步軍司各三人
山堂攷索神宗熙寧二年樞密院言廂軍近已團結教
閱武藝欲給威邊指揮請以州軍大小定人數自三百
人至百人仍改軍額淮南曰壯武江南曰雄武荆湖曰
靜江兩浙曰崇節福建曰保節並加教閱二字於軍額
上從之
宋史兵志熙寧三年帝親閱河東所教排手進退輕捷
不畏矢石遂詔殿前司步軍指揮當出戍者內擇槍刀
手伉健者百人教如河東法藝精者役使以優奬之
五年四月詔在京殿前馬步諸軍巡教使臣並以春秋
分行校試射命中者第賜銀楪兵房置籍考校以多少

定殿最五月詔以涇原路蔡挺衙教陣隊於崇政殿引見仍頒諸路其法五伍爲隊五隊爲陣陣橫列騎兵二隊亦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爲節束草象人而射焉中者有賞馬步皆前三行槍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弩牀子弩各一射與擊刺迭出皆聞金即退預籍人馬之彊者隱於隊中遇可用則別出爲奇帝以其點閱周悉常有出野之備故令頒行

李氏燾長編神宗閱左藏庫副使开斌所教牌手於崇政殿乃命殿前步軍司擇驍健者依法教習自是營屯及更戍諸軍畿甸三路民兵皆隨伎藝召見親閱焉凡閱試禁衛戍軍民兵總率第其精麤賜以金帛而超等高者至命爲吏選官其典領者優加職秩涇原經略蔡挺肄習諸將軍馬點閱周悉隊伍有法

入爲樞密副使因言於上而引試之舊以七軍營陣校試而分數不齊前後牴牾命校試官采綴定爲八軍法及軍法成頒行諸路既又定九軍法以一軍營陣即城南好草坡閱之皆有賞賚其按閱砲場連營及便坐日閱召募新軍時令習戰如故事

文獻通考神宗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遇久亂將臣通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即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

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本朝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所載陣圖爲法失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眩惑無一可取果如此輩之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豫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爲九軍營陣之制然

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於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於是以八月大閱八軍陣於城南荆家陂已事拆營回軍賜遂等以下指揮馬步諸軍銀絹有差

宋史兵志六年詔河北四路承平日久重於改作遂因循益隳軍制其以京東武衛等六十二營隸屬諸路分番教習餘兵並分遣主兵官訓練九月詔自今巡教使臣校殿最雖以十分爲率其事藝第一等及九分以上或射親及四分雖殿除其罰第二等事藝及八分或射親不及三分雖最削其賞十月選涇原土兵之善射者以教河朔騎軍馳驟野戰帝曰裁併軍營凡省軍員四千餘人此十萬軍之資也儻訓練精勇人得其用不惟

勝敵亦以省財安石等曰陛下頻年選擇使臣專務訓練間御便殿躬親試閱賞罰既明士卒皆奮觀其技藝之精一人爲數夫之敵此實國家安危所繫也是時帝初置內教法旬一御便殿閱武校程其能否而勸沮之士無不爭勸者　七年詔教閱戰法主將度地之形隨宜施行二月詔自今歲遣一使按視五路安撫使以下及提舉教閱諸軍義勇保甲官課其優劣以聞而誅賞之　七年命呂惠卿曾孝寬比校三五結隊法十月以新定結隊法并賞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遣近侍李憲付趙卨曰陣法之詳已令憲面諭今所圖止是一小陣卿其從容析問憲必一一有說然置陣法度久失其傳今朕一旦據意所得率爾爲法恐有未盡宜無避忌但具奏來繼又詔曰近令李憲齎新定結隊法并賞罰格付

卿同議可否因以團立將官更置陣法卿必深悉朝廷經畫之意如近日可了宜令李憲赴闕卨奏曰置陣之法以結隊爲先李靖以五十人爲一隊每三人自相得者結爲一小隊合三小隊爲一中隊合五中隊爲一大隊餘押官隊頭副隊頭左右傔旗五人即充五十人爲之中隊相依附令聖制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十人爲之中隊合小隊九人爲之小隊合三人爲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槍者一人爲旗頭令自擇如已藝心相得者二人爲左右傔自選勇悍者一人爲引戰又選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爲擁隊凡隊內一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通撓觀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隊委擁軍校次隊委本轄隊將審觀不救所由斬之其有不可救

或赴救不及或身自受敵體被重創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說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爲精密此蓋陛下天錫勇智不學而能也然議者謂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容且以五人而一長即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于百千萬則爲長者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爲伍屬之比長五伍爲兩屬之閭胥四兩爲卒屬之族師五卒爲旅屬之黨正五旅爲師屬之州長五師爲軍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爲都五都爲營五營爲軍十軍爲廂自廂都揩揮而下各有節級有員品亦昔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之任也議者謂什伍之制於都法爲便然都法恐非臨陣對敵決勝之術也況八陣之法久失其傳聖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夫法一定易以制人敵好擊虛吾以虛形之敵好背實吾以實形之然而所擊者非其虛所背者非其實故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七月詔諸路安撫使各具可用陣隊法及訪求知陣隊法者以聞九月崇儀使郭固以同詳定古今陣法賜對於是內出攻守圖二十五部付河北

惠田案志稱太宗選州兵壯勇者補禁衛餘留本城於是兵勢重於內輕於外本城但更戍而不教閱矣故陳傅良言熙寧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皆不足戰而教閱之法起教閱者拔之廂軍之中而排立在就糧禁軍之下於是禁軍始遍天下然吾觀神宗教閱之法如此其詳矯前人之弊防兵力之弱如此其至而當時如王韶輩僅能小得志於南

詔瀘夷而已至以當西夏動輒敗北李復圭
李信劉甫挫衂於前韓絳种諤李憲高遵裕
王中正劉昌祚徐禧曲珍等喪師於後諸將
濫邀功賞皆以城築而已然則當日教閱亦
徒有其名未嘗獲一勁旅之用也故太宗之
失失在略外而不在置禁軍之多神宗之失
失在務名而不在更廂兵之制
八年詔在京諸軍營屯迫隘馬無所調習比頒四教場
益寬大可以馳騁其令騎軍就教者日輪一營以馬走
驟閱習五月臧景陳馬射六事一順駿直射二背射三
盤馬射四射親五野戰六輪弄各為說以曉射者詔依
此教習八月帝令曾孝寬視教營陣大閱八軍陣於荆
家陂訖事大賞

神宗本紀熙寧九年十月乙未詔東南諸路教閱新軍
兵志元豐元年十月詔立在京校試諸軍技藝格第為
上中下三等步射六發而三中為一等二中為二等一
中為三等馬射五發驟馬直射三矢背射二矢中數等
如步射弩射自六中至二中牀子弩及砲自三中至一
中為及等並賞銀有差槍刀并標排手角勝負計所勝
第賞其弓弩墜落或縱矢不及堋或挽弓破體或局而
不張或矢不滿或弩蹺不上牙或擭不發或身倒足落
並為不合格即射已中賞餘箭不合格者降一等無可
降者罷之是月賈達燕達等言近者增損東南排弩隊
法與東南所用兵械不同請止依東南隊法以弩手代
小排若去敵稍遠則施箭近則左手持弩如小排架隔
右手執刀以備斬伐與長兵相參為用詔可其槍手仍

以標排兼習十一月西京將劉元言馬軍教習不成請
降步軍又不成降廂軍乃下令諸軍約一季不能學者
如所請降之十二月詔開封府界京東西將兵十人以
一人習馬射受教於中都所遣教頭在京步軍諸營弓
箭手亦十人以一人習馬射受教於教習馬軍所藝成
則展轉分教於其軍　二年四月遣內侍石得一閱視
京西第五將所教馬軍五月得一言其教習無狀詔本
將陳宗等具析宗等引罪帝責曰朝廷比以四方驕悍
爲可虞選置將臣分總禁旅俾時訓肄以待非常至於
部勒規模悉經朕慮前後告戒已極周詳使宗等稍異
木石亦宜略知人意尸祿日久既頑且慵苟遂矜寬實
難勵衆可並勒停是月詔殿前步軍司兵各置都教頭
掌肄教習之事弩手五營弓箭手十營槍刀槍標排手

五營各選一人武藝優者奏補逐司各舉散直二人爲
指使罷巡教使臣是日詔河東陝西諸路舊制馬軍自
十月一日馳射野戰至穀雨日止塞上地沃（孝起八）
月止五月一日七月詔諸路教閱禁軍毋過兩時九月內
出教法格并圖象頒行之步射執弓發矢運手舉足移
步及馬射馬使蕃槍馬上野戰格鬬步用標排皆有法象
凡千餘言使軍士習誦焉　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
保長法以昭宣使入內侍省副都知王中正東上閤門
使狄諮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爲教
場十一所大保長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
事藝置教頭一凡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
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爲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
七斗三石爲三等馬射九斗八斗爲二等其材力超拔

者爲出等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戎械戰袍具銀楪酒醪以爲賞犒　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爲教頭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爲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長藝成者十人滾教五日一周五分其丁以其一爲騎二爲弓三爲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舉河北則狄諮劉定陝西則張山甫河東則黃廉王崇極以封椿養贍義勇保甲錢糧給其費是歲引府界保甲武藝成帝親閱録用能者餘賜金帛

神宗本紀元豐四年三月乙巳命官閱九軍營陣法於京城南戊申大閱九月壬寅閱河北保甲於崇政殿官其優者三十六人

蕙田案熙豐教閱之法何紛紛也宋之初制所重者禁軍廂軍令二者勢無畸重訓練必精自足以壯威戡亂鄉兵蕃兵備數而已韓魏公刺陝西義勇而鄉兵日增然害猶未甚也浸假變爲王安石之保甲法一切募荷鋤之農氓游手之無賴爲之而鄉兵之冗甚矣於是或立集教法或立團教法或頒教閱新法或遣提舉或遣近臣內侍長爲保長丁爲保丁於是元豐四年祇就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凡六十萬一千九百四十五其時綜計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直至七百一十八萬三千二十八人歲費緡錢至幾百萬又有銀楪賞錢之賜此皆在常額之外者也夫廂軍取

之欲精教之欲熟不此之求而別立名目多爲擾費因廂兵之冗占而爲保甲因保甲之新募而施教法因教法之專於保丁而廂兵益以懈弛此非熙豐之弊政而何

又案志稱四年改五路義勇爲保甲則是時義勇即保甲也五路當即河北河東陝西京東京西

兵志元豐四年以九軍法一軍營陣按閱於城南好艸坡已事奬諭熙寧七年詔已降五陣法令諸將教習其舊教陣法並罷益九軍營陣爲方圓曲直銳凡五變是爲五陣

神宗本紀元豐六年正月御崇政殿閱武士　七年三月庚申御崇政殿大閱

兵志元祐元年四月右司諫蘇轍上言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將兵皆早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月止一教是月朝請郎任公裕言軍中誦習新法愚懵者頗以爲苦夫射志於中而擊刺格鬬期於勝豈必盡能如法樞密院亦以爲元降教閱新法自合教者指授不當令兵衆例誦詔從之九月樞密院奏異時馬軍教御陣外更教馬射其法全隊馳馬皆重行爲之字透空發矢可迭出最便利近歲專用順縣直射抹鞦背射法止可輕騎挑戰即用衆乃不能重列非便請自今營閱排日馬軍之字射與立背射隔日互教詔可

哲宗本紀元祐二年七月辛亥夏人寇鎮戎詔府界三路教閱保甲

兵志三年五月罷提舉教習馬軍所

哲宗本紀元祐五年十二月丙辰禁軍大閱賜以銀楪匹帛

兵志紹聖元年三月樞密院言禁軍春秋大教賞法每千人增取二百一十入給賞有差從之　三年五月詔在京府界諸路禁軍格鬬法自今並依元豐條法教習七月詔選弩手兼習神臂弓八月詔殿前馬步軍司見管教頭別選事藝精強通曉教像體法者展轉教習其弓箭手馬步射親用點藥包指及第二指知鏃並如元豐格法是月又詔復神臂弓射法為百二十步

徽宗本紀崇寧四年九月乙巳詔京畿三路保甲並於

兵志大觀元年詔以五陣法頒行諸路

蕙田案五陣法謂方陣圓陣曲陣直陣銳陣也五陣法前此曾罷矣崇寧大觀間紹復熙豐故有此命

政和元年三月詔春秋大教諸軍弓弩斗力並依元豐舊制　四年五月臣僚上言神臂弓垜遠百二十步給箭十隻取五中為合格軍中少得該賞恐惰於習射送殿前馬步軍司勘會將中貼箭數並改為上垜其一中貼此兩上垜從之　五年三月詔自今敢占留將兵不赴教閱並以違御筆論不按舉者如其罪十一月臣僚言春秋大教諸軍弓弩上取斗力高強其射親中多者激賞太薄無以為勸詔依元豐法　八年詔州郡禁軍出

戍外常留五分在州教閱從毛友之請也
重和元年正月兵部侍郎宇文粹中進對論訓練不精多充雜役帝曰祖宗軍旅之法最爲密緻神考尤加意訓習近來兵官寖以弛慢古者春振旅夏芟舍秋治兵冬大閱皆于農隙以講事大司馬教戰之法大宗伯大田之禮細論周制大抵軍旅之政六卿無有不總之者今士人作守倅任勸農事不以勸耕稼爲職管軍府事不以督訓練爲意自今如役使班直及禁衛者當差人捉探懲戒更候日長即親御教閱激賞尋以粹中所奏參照條令行之
宣和三年四月立騎射賞法其背射上垛中貼者依步射法推賞
欽宗本紀靖康元年冬十月巳酉閱砲飛山營

兵志靖康元年二月詔軍兵久教習汰冗濫今三衙與諸將招軍惟務增數希賞但及等杖不問勇怯招收既不精當教習又不以時雜色占破十居三四今宜招兵之際精加揀擇既係軍籍專使教習不得以雜色拘占又神臂弓馬黃弩乃中國長技宜多行教習以扞邊騎仍令閒用衣甲教閱庶使習熟四月詔復置教場春秋大閱及復內教法以激賞之
蕙田案靖康之詔切中當日之弊東坡云三代之法兵農爲一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熙豐以降訖于靖康教閱繁密而兵不足用豈非安石改制之罪耶

高宗建炎元年始頒樞密院教閱法專習制禦摧鋒破敵之藝全副執帶出入短椿神臂弓長柄刀馬射穿甲木挺每歲儗春秋教閱法立新格神臂弓日給箭二十射親去垜百二十步刀長丈二尺以上氈皮裹之引鬬五十二次不令刀頭至地每營選二十人閱習經兩閱者五十人為一隊教習分合隨隊多少分隸五軍每軍各置旗號前軍緋旗飛鳥為號後軍皂旗龜為號左軍青旗蛟為號右軍白旗虎為號中軍黃旗神人為號又別以五色物號制招旗分旗舉招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合而成陣舉分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分而成隊左右前却或分藏為伏或分出為奇皆舉旗為號更鳴小金應鼓備瞻望不及者豫約伏藏之所緩鳴小金即止急鳴應鼓即奇兵出陣趨戰急鳴小金即伏兵出其春秋大教推賞依海行格法李綱言水戰之利南方所宜沿河淮海江帥府要郡宜倣古制造戰船以運轉輕捷安穩為良又習火攻以焚敵舟詔命楊觀復往江浙措置河淮別委官

高宗本紀建炎二年冬十月甲寅命揚州濬隍脩城閱江淮州郡水軍　三年七月乙巳詔江西閩廣荆湖諸路團教峒丁槍杖手

山堂考索紹興三年十二月辛亥司封員外郎鄭士彥奏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精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甚言其教之不可廢也惟國家方承平之際禁軍教習之法最嚴且密況當艱虞之時其可忽諸方今諸州軍往往冗占樁留實妨教閱大抵以將迎為急務而以教習為虛文伏望深詔有司恭酌祖

宗成法申嚴而行之每州選選兵官三兩員專主教習庶責任嚴而成效速歲終則較其精粗而賞罰之如此則兵精而國振矣詔劉與諸路帥司措置施行

紹興四年冬十月丁酉詔州縣團教弓手土兵　五年春正月庚申置諸州軍教場選兵專習弓弩立格按試

禮志紹興五年正月始御射殿閱諸班直殿前司諸軍指教使臣親從宿衛親兵并提轄部押親兵使臣射射共一千二百六十人每六十人作一撥遂詔户部支金千兩付樞密院激賞庫充犒用三月御射殿閱等子趙青等五十人角力轉資支賜錢銀有差八月御射殿閱廣東路經略司解發到韶州士庶子弟陳裕試神臂弓特補進武校尉賜紫羅窄衫銀束帶差充本路經略司指使

高宗本紀紹興十四年十一月甲子復内教即禁中閱試三衙將士

禮志十四年十一月閱殿前馬步軍將士藝精者賞有差自是歲以冬月行之號曰冬教

兵志二十四年臣僚言州郡禁卒遠方縱弛多不訓練春秋教閱臨時備數乞申嚴舊制

高宗本紀紹興三十年秋七月甲申詔諸路帥司春秋教閱禁兵弓弩手　三十一年五月壬辰選兩浙江東福建諸州禁軍弓弩手之半部送樞密院按試秋七月丙子詔諸路帥臣教閱土兵弓手

兵志三十一年詔比聞諸路州廂禁軍土軍有司擅私役教妨閱帥府其嚴責守兵勒兵歸營訓練精熟以備點視

禮志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御射殿閱射
乾道二年十一月幸候潮門外大教場次幸白石教場
應從駕臣僚自祥曦殿並戎服起居從駕往回內管軍
御帶環衛官從駕宰執以下免從就逐幕次賜食俟進
晚膳畢免奏萬福并免茶從駕還內二十四日幸候潮
門外大教場進早膳次幸白石教場閱兵三衙率將佐
等導駕詣白石皇帝登臺三衙統制統領官等起居畢
舉黃旗諸軍皆三呼萬歲拜訖三衙管軍奏報取旨馬
軍上馬打圍教場舉白旗三司馬軍首尾相接舉紅旗
向臺合圍聽一金止軍馬各就圍地作圓形排立射生
官兵隨鼓聲出馬射獐兔一金止疊金射生官兵各歸
陣隊舉黃旗射生官兵就御臺下獻所獲帝遂慰勞賜
賚諸將鞍馬金帶以及士卒諸軍懽騰鼓舞就列百姓
觀者如山時久陰曀暨帝出郊雲霧解駁風日開霽帝
遣諭主管殿前司王琪等曰前日之教師律整嚴人無
譁囂分合應度朕甚悅之皆卿等力也琪等曰此陛下
神武之化六軍恭謹所致臣願得以此為陛下剪絕奸
宄　四年十月殿前司官相視龍王堂北江岸以東步軍
灘一帶平地可作教場已脩築將臺將來三司馬步軍
並各全裝披帶衣甲執色器械至日先赴教場下營排辦
俟駕登臺聽金鼓起居畢依資次變陣教閱所有聖駕
出郊除禁衛外欲于本司入陣馬軍內摘差護聖駕軍
八百人騎弓箭器械作十六隊于儀衛前後引從各分
八隊隊各五十人往回沿路各奏隨軍鼓笛大樂及摘
差本司入教陣隊內諸軍步親隨一千人并統領將官
三員至日先赴將臺下各分左右于後壁周圍留空地

三十步以容禁衛外作三重環立十六日車駕至灘上諸軍人馬前一日于教場東列幕宿營是日三衙管軍與各軍統領將佐導駕乘馬至護聖步軍大教場亭更御甲冑至灘上皇帝登臺三衙起居畢權主管殿前司王達奏三司人馬齊舉黃旗諸軍呼拜者三達奏請從頭教閱中軍鳴角倒門旗出營馬步軍簇隊成收鼓訖連三鼓馬軍上馬步人撮起旗槍四鼓舉白旗中軍鼓聲旗應變方陣爲備敵之形別高一鼓步軍四向作禦敵之勢且戰且前馬軍出陣作戰鬬之勢別高一鼓各分歸地分五鼓舉黃旗變圓陣爲自環內固之形如前節次訖三鼓舉赤旗變銳陣諸軍相屬魚貫斜列前利後張爲衝敵之形亦依前節次訖王達奏人馬教絕取旨舉青旗變放教直陣收鼓訖一金止重鼓三馬軍下馬步人凝落旗槍皆應規矩帝大悅犒賞倍之士卒歡呼謝恩如儀鳴角聲簇隊訖放教拽隊步人分東西引拽馬軍交頭于御臺下隨隊呈試驍銳大刀武藝繼而進呈車砲火砲烟槍及赭山打圍射生馬步軍統制官蕭鷓巴以所獲獐鹿等就御臺下進獻人馬拽絕皇帝復御常服乘馬至車子院宣喚殿前司撥發官馬定遠侯彦昌各賜馬一匹彦昌仍自準備將特陞副將進御酒上謂王達曰今日教閱進止分合軍律整肅皆卿之力也達奏陛下神武四海共知六師軍容孰敢不肅時賜酒俱以十分達奏以軍馬事不敢飲帝曰少飲之親減大半飲畢謝恩退又宣問主管侍衛馬軍司李舜舉今日按閱之兵比向時所用之師何如舜舉奏曰今日所治之兵皆陛下平時躬親訓練撫以深恩賜之重

蕙田案乾道二年四年凡兩大閱俱見兵志而禮志爲詳禮志所載儀節與序事頗有不同二年舉白旗紅旗軍馬各就圍地作圓形而其儀則教直鋭圓三陣也二年射生官射獐兎而其儀則無射生事也二年獻獲頒賜畢即訖事退而其儀則於教閱畢後尚有宰執等進御茶御酒諸儀也至四年于禁衛外又摘護聖馬軍作引從而二年及儀並無之其餘與儀同蓋四年之閱較二年特爲詳備且二年未有茅灘教場祇就白石行之廣狹不同耳

孝宗本紀乾道六年十二月戊申大閱

兵志乾道中詔弓箭手元射一石四斗力升加三斗元射一石力升加五斗弩手元射四石力升加五斗元射兩石七斗力升加八斗進秩推賞有差宰執進射親賞格虞允文曰拍試以斗力升請給今用射親定賞恐不加意斗力上曰然他日雖强弓弩可以取勝若止習射親則斗力不進此賞格不須行

孝宗本紀七年三月乙亥詔訓習水軍五月遣知閤門事王樸點閱荆襄軍馬

淳熙四年春正月戊申詔自今內外諸軍歲一閱庚申詔沿江諸軍歲再習水戰十二月乙亥大閱　十年十一月甲戌幸龍山大閱

兵志淳熙間立槍手及射鐵簾格上謂輔臣曰聞射鐵簾諸軍鼓躍奮厲周必大曰兵久不用此輩無進取自

然氣惰今陛下激勸告戒人人皆勝兵于是殿前步軍司諸軍及馬軍舊司弓弩手射鐵簾合格兵共一千八百四十餘招中埒簾弓箭手一石二斗力十箭以上弩手三石力八箭各賜錢百緡弓箭手一石力十箭以上弩手三石力八箭各進兩秩詔中外諸軍賞格亦如之

禮志慶元元年十月以在諒闇令宰執于大教場教閱

寧宗本紀慶元二年冬十月甲戌大閱

嘉泰二年十二月庚寅大閱　三年冬十一月丙子命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弓弩手

兵志寶慶二年莫澤言州郡禁軍平時則以防寇盜有事則以備戎行實録於朝廷非州郡可得私役比年州郡軍政隳廢吝于廩給闕額恒多郡官主兵官有窠占寓公有借事存留者不什一當教閱時鈐總路分雖號主兵僅守虛籍莫敢號召入教之次坐作進退殆同兒戲守臣利虛券不招填主兵受厚賂改年甲且一兵請給歲不下百緡以小計之一郡占三百人是虛費三萬緡也私役禁軍素有常憲守帥闢園池建第宅不給餐錢寓公去城遼絶類得借兵擾害鄉閭近而輔郡至有寓公占四百兵者良由兵官之權輕而私占之禁弛也乞嚴戒監司守倅等止許借廂軍仍不得妨教閱餘官雖廂軍亦勿借

王圻續通考嘉熙四年閏十二月閱軍頭司武伎

淳祐十一年十二月上諭輔臣曰邊事未息武備當嚴五兵所先莫如弧矢昔种世衡守青澗日教習射羌人畏之其法可以推行詔今諸路帥閫守臣講明區畫詳

議激勸使各令自衛鄉井弓弩箭隻聽從其便

宋史度宗本紀咸淳元年八月庚辰命陳奕沿江按閱軍防賜錢二十萬給用

兵志咸淳初臣僚言諸軍統領統制正將副將正欲在軍訓練閑于武事一有調用令下即行士悉將智將悉士勇所向無敵今江南州郡沿江制閫置帳前官專任營運不爲軍計實爲家謀絶無戰陳新功率從帳前升差大略一軍僅二三千而使臣至五六百以供雜役

王圻續通考淳祐中董槐知建康府時軍政弛弗治乃爲賞三等以教射歲餘盡爲精銳矣

宋史度宗本紀咸淳二年五月癸丑詔諸節制將帥討軍實節浮費毋占役兵士致妨訓練

兵志九年臣僚言比者招募軍兵一時徒取充數以覬賞格涅剌之後更不教閱主兵官苦以勞役日夜罔休一或少違即羅罔圄掠掠之酷兵不堪命而死者逃者接踵也今請以新招軍分隸諸隊使之熟紀律習事藝或旬或月上各郡閱試益弊至于此而訓練之制大壞矣

禮志教閱儀皇帝至祥曦殿行門禁衛等並戎服迎駕常起居皇帝至知閤門官以下並戎服常起居訖皇帝乘馬出從駕官從駕至候潮門外大教場御幄殿下馬入幄更衣訖皇帝被金甲出幄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皇帝乘馬至教場臺下馬升臺入幄從駕官宰執親王使相正任知閤御帶環衛官升臺於幄殿分東西相向立管軍並令全裝衣甲帶御器械執骨朶升臺于幄殿稍南面西立俟入內官喝排立皇帝出幄行門禁衛

等迎駕奏萬福皇帝出閤門分引殿前馬步三司統制統領官常起居訖次三司將佐以下聽鼓聲常起居次殿帥執骨朶赴御座前奏教直陣俟教閱畢再赴御座前奏教圓陣俟教閱畢再赴御座前奏教銳陣俟教閱畢歸侍立內侍傳旨與殿前太尉某諸軍謝恩承旨訖轉與撥發官引三司統制統領將佐再拜謝恩訖各歸本軍皇帝起入幄更衣訖皇帝出幄皇帝座舍人引宰執墩後立俟進御茶牀舍人贊就坐宰執躬身應喏訖直身立就坐進第一盞酒起立墩後俟皇帝飲酒訖舍人贊就坐躬身應喏訖直身俟宰執酒至接盞飲酒訖盞付殿侍次舍人贊食並如儀至第四盞傳旨宣勸訖御藥傳旨不拜舍人承旨贊不拜贊就坐第五盞宣勸如第四盞儀酒食畢舉御茶牀

舍人分引宰執于幄殿重行立御藥傳旨不拜舍人承旨訖揖宰執躬身贊不拜各祇候直身立降踏道歸幕次皇帝起乘馬至車子院下馬皇帝出幄至車子院門樓上出賜親王酒再拜謝訖次賜使相正任並管軍知閤御帶環衛官酒訖逐班再拜謝訖依舊向立次親王執盞進皇帝酒皇帝飲酒訖一班再拜謝訖俟皇帝觀畢起降車子院門樓歸幄親王以下退皇帝乘馬出車子院門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皇帝乘馬至候潮門外大教場應從駕官並戎服乘馬從駕回皇帝乘馬入和寧門至祥曦殿上下馬還宮

乾淳御教記大閱先一日諸軍人馬金裝執色于教場東布列軍幕宿營至日殿前馬步諸軍先赴教場下方營并親隨軍排列將壇之後質明三衙管軍官並金裝

從駕上自祥曦殿戎服乘馬太子親王宰執近臣並戎
服乘馬以從護聖駕馬軍八百騎分執鎗旗弓矢軍器
前後奏隨軍番部大樂等奏入教場升幄殿殿帥執撾
躬身奏諸司人馬排立齊舉黃旗招諸軍向御殿梆子
一鼓唱喏一鼓呼萬歲再一鼓又呼萬歲疊鼓呼萬萬
歲又一鼓唱喏殿帥奏取聖旨鳴角發嚴上御金裝甲
冑登將壇幄殿鳴角戒嚴殿帥奏取聖旨馬步軍整隊
成屯以備教戰連三鼓馬軍上馬步軍起旗槍分東西
爲應敵之勢舉白旗教方陣黃旗變圓陣皂旗變曲陣
青旗變直陣緋旗變鋭陣緋心皂旗作長蛇陣緋心白
旗作伏虎陣殿帥奏取聖旨兩陣各遣勇將挑戰變八
圓陣疊鼓舉旗左馬軍戰右步軍右馬軍戰左步軍再
疊鼓交旗擊刺混戰三疊金分陣大勢馬軍四面大戰
三疊金分陣殿帥奏取聖旨人馬排列當頭鳴角
簇隊以俟放教諸軍呈大刀車砲煙槍諸色武藝御前
傳宣撫諭將士射生官進獻獐鹿上更戎服賜宰臣已
下對御酒五行殿帥奏取旨謝恩如前唱喏訖駕出教
場

蕙田案南宋自慶元嘉泰以後禁衛之訓練猶閒行之而外郡之兵多爲州軍官所占役謂之軍匠甚至雕鏤組繡攻金設色之事皆兵爲之蓋光寧怠廢重以韓賈諸姦姑息之習成虛糜之政煩也

右宋

遼史太宗本紀天顯元年十二月甲辰閱旗鼓　二年春正月己酉閱北尅兵籍庚戌閱南尅兵籍丁巳閱皮

室拽剌墨離三軍　四年冬十月甲辰幸諸營閱軍籍
庚戌以雲中郡縣未平大閱六軍
會同三年五月戊子閱騎兵于南郊六月丙申閱步卒
于南郊　七年十二月癸卯南伐甲子次古北口閏月
己巳閱諸道兵于溫榆河　九年八月自將南伐九月
壬辰閱諸道兵于漁陽西黍林淀
聖宗本紀統和元年冬十月上將征高麗親閱東京留
守耶律末只所總兵馬　三年七月丁卯遣使閱東京
諸軍兵器及東征道路　四年十二月癸酉御正殿大
勞南征將校丙子南伐次狹底堨皇太后親閱輜重兵
甲　十四年冬十月丙辰命劉遂教南京神武軍士劍
法賜袍帶錦幣
興宗本紀重熙四年十二月癸丑詔諸軍砲弩弓劍手
以時閱習
道宗本紀壽隆元年九月丙辰詔西京砲人弩人教西
北路漢軍

蕙田案遼史兵衛志初分迭剌部爲二又分屬珊軍皮室軍此御帳親軍也各宮有正丁轉丁騎軍各京有提轄司此宮衛騎軍也親王大臣所置私甲則大首領部族軍及衆部族軍也此皆屬禁衛至五京鄉丁則分屬州縣者矣其校閱之事祇見於本紀而志不及以今推之本紀所載國主自臨閱者皆禁衛之軍其宮衛騎軍當使提轄司臨閱首領部族軍當使招討司統軍司部署司兵馬司臨閱也

金史太宗本紀天會三年八月壬子詔有司揀閱善射勇健之士以備末
王圻續通考天會三年十月詔分遣鶻沙虎等十三人閱諸路丁壯調赴軍
金史世宗本紀大定二十二年三月命尚書省申勅西北路招討司勒猛安謀克官督部人習武備　二十六年九月庚寅上謂宰臣曰西南西北兩路招討司地隘猛安人户無處圍獵不能閑習騎射委各猛安謀克官依時教練其弛慢過期及不親監視並決罰之
章宗本紀明昌六年五月乙巳詔諸路猛安謀克農隙講武本路提刑司察其惰者罰之
承安三年正月丁巳併上京東京兩路提刑司爲一提刑使副兼安撫使副安撫專掌教習武事毋令改其本

俗
王圻續通考承安四年九月詔訓練軍士
金史宣宗本紀貞祐三年三月丙寅勅河東河北大名長貳官訓練隨處義兵隣境有警責其救援
興定二年六月甲辰樞密院言諸路表稱大元集兵應州飛狐將分道南下觀其意不在河北而在陝西河東各路義士土兵蕃漢弓箭手宜于農隙教閱以備緩急
薊田案金兵志諸部長爲孛堇千夫長爲猛安百夫長爲謀克天會二年罷是制凡諸部降人但置長吏以下從漢官之號燕山八路民兵隸諸萬户蓋金之初起將志一而兵力齊其時校閱訓練之制史志無文殆不教而自精也明章以下襍用漢制兵之訓練大約

責成於招討安撫二司矣

元史兵志至元九年正月河南省請益兵勅諸路僉軍三萬詔元帥府統軍司總管萬户府閱實軍籍

世祖本紀至元十六年十一月戊子命湖北道宣慰使劉深教練鄂州漢陽新附水軍　二十二年十二月己亥江淮行省以戰船千艘習水戰江中　二十五年六月乙丑詔蒙古人總漢軍閱習水戰

成宗本紀大德五年十一月丁未選六御鹿從漢軍習武事仍禁萬户以下毋令私代犯者斷罪有差

仁宗本紀至大四年冬十月壬辰勅諸衛漢軍練習武事

皇慶元年夏四月庚午命浙東都元帥鄭祐同江浙軍官教練水軍

延祐元年十月監察御史言乞命樞密院設法教練士卒一應軍官襲職者試以武事而後任之詔曰可

英宗本紀延祐七年十一月遣使閱實各行省戍兵至治三年春正月遣回回砲手萬户赴汝寧新蔡遵世祖舊制教習砲法

泰定帝本紀泰定三年八月乙亥遣乃馬台簡閱邊兵十一月御史言比年營繕以衛軍供役廢武事不講請遵世祖舊制教習五衛親軍以備扈從不報　四年二月詔同僉樞密院事燕帖木兒教閱諸衛軍

蕙田案元史兵志國初典兵之官長萬夫者爲萬户千夫者爲千户百夫者爲百户世祖脩官制内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户之下置總管千户之下

置總把百户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
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
都鎮撫司屬行省以上皆軍官也然其校閱
之事則不專於以上諸官其在外則令元帥
府統軍司主之或宣慰使或都元帥其在内
或特遣人如泰定三年之遣乃馬台四年之
遣燕帖木兒是也此正當日内外相維文武
相制之深意

右遼金元

王圻續通考明太祖吳元年春三月大閱時張士誠據
兩淮未下太祖議征討遂揀將士更制編伍命鎮撫居
明領之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稱
勇敢士賞銀有差因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
素操必致傾業弓馬不善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
故令汝等練之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
貴惟有功者得之又謂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貴多而貴
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來軍中募兵多有冗濫故特
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初定鼎金陵置五軍營
設大教場在都城外南二里小教場在國子監之右望
皇城迤西

大政紀洪武六年正月壬子命吉安侯陸仲亨偕大同
都督何文輝往北平練兵防禦戊午命中書省臣同大
都督府御史臺六部議教練軍士律

明會典凡操練洪武六年定操練軍士律騎卒必善馳
射及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射十二箭内六箭遠
可到近可中爲試中遠可到將士以一百六十步軍士

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射弩每用十二箭內五箭遠可到蹶張以八十步划車以六十步凡用鎗以進退習熟爲試中凡在京衛所每一衛以五千人爲則內取一千人令所管指揮千百户總小旗領赴御前試驗餘以次輪班在外都司衛所每衛五千人取一千人令千百户總小旗領赴京師一體驗試餘以次輪班其所試軍士如騎卒騎射便熟善鎗刀步軍善弓弩及鎗者所管指揮千百户總小旗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降罰軍士中者受賞不中者亦給錢六百文爲道里費指揮所管軍士一千人內三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住俸四箇月四百至五百人不中者住俸半年五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住俸十箇月六百人至七百人不中者住俸一年七百人以上不中者指揮使降同知同知降

僉事僉事降千户千户所管軍士一千人內二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住俸半年四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住俸一年六百人以上不中者降百户百户所管軍士一百人內二十人至四十人不中者住俸半年四十人至六十人不中者住俸一年六十人以上不中者降充總旗總旗所管五十人內二十五人以上不中小旗所管十人內五人以上不中者皆降爲軍在京衛所發廣西南寧柳州守禦在外衛所北方者發南烟瘴地方南方者發迤北極邊衛分守禦各都指揮使司所試軍士四分以上不中者住俸一年六分以上不中者都指揮罷職

蕙田案此校閱律令格式

大政紀洪武十年正月命都督僉事藍玉練兵東昌十一年正月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韓政郭興俞通源

黃彬練兵臨清以聽調遣
明史兵志洪武十六年令天下衛所善射者十選一於農隙分番赴京較閱以優劣爲千百户賞罰邊軍本衛較射
太祖本紀二十年二月壬午閱武
兵志洪武二十年命衛士習射於午門丹墀明年復令天下衛所馬步軍士各分十班將弁以蔭叙久次陞者統之冬月至京閱試指揮千百户年深慣戰及屯田者免明年詔五軍府比試軍士分三等賞鈔又各給鈔三錠爲路費不中者亦給之明年再試不如式軍移戍雲南官謫從征總小旗降爲軍武臣子弟襲職試騎步射不中程令還衛與半俸二年後仍試如故者亦降爲軍
太祖本紀二十四年五月戊戌漢衛谷慶寧岷六王帥師兵臨清二十五年二月戊午靖寧侯葉昇等練兵於河南及臨潼閱月戊戌馮勝爲總兵官傅友德副之練兵山西河南二十六年三月辛亥長興侯耿炳文練兵陝西三十年秋八月甲午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練兵河南
王圻續通考初立大小教場以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爲三大營各營管操者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司俱奏請于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永樂間始用內臣而神機火器則特命內臣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牌等官皆于都指揮內推選又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永樂遷都又于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

方征伐云　五軍營曰中軍曰左掖曰右掖曰左哨曰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留守司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各衛輪班馬步軍又有十二營管隨駕擺列馬隊官軍圍子手營管操練上直义刀手及京衛步隊官軍幼官舍人營管操練京衛幼官及應襲舍人殫忠効義營管操練京衛報効舍人餘丁皆五軍之支分也永樂初始以龍旗寶纛勇字旗負御寶及兵仗局什物等件上直官軍一管左右二十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鼓等件上直官軍一管傳令旗令牌御用監盔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等件上直官軍一管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紅盔貼直官軍一管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又有隨侍營隨侍東宮官舍遼東備禦田還官軍此則三千營之支分也後永樂間因征交趾得其神機火

箭之法遂立神機營亦設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等官管操演神銃神砲等項火器又有五千下者因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今謂之譚家馬者即此亦另置坐營把司等官統之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

明史兵志文皇即位五駕北征六師嘗自較閱又嘗勅秦晉周肅諸王各選護衛軍五千命官督赴真定操練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中都留守河南等都司徐宿等衛遣將統馬步軍分駐真定德州操練候赴京閱視

蕙田案永樂中選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户百户統領赴京閱視此京操與輪操並重之始也考大事記於正史所舉諸處外尚有陝

西守將山東山西陝西都司淮邳淮安揚州
武平歸德睢陽潼關諸衛較正史更詳備

大政紀永樂八年二月丁巳駐蹕宣府閱武營內癸亥
命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操練山西大同天城陽和等
處軍馬整理城池節制山西都司行都司及太原三護
衛官軍甲子駐蹕興和閱武營外上指揮將士坐作進
退折旋無不如旨　十二年三月庚寅車駕發北京四
月甲辰朔駐蹕興和己酉大閱軍士于沙城五月癸酉
朔駐蹕楊林戊大閱武

明會典凡行軍號令永樂十二年令凡交鋒之際突入
賊陣透出其背殺敗賊衆者敢勇入陣斬將搴旗者本
隊已敗賊衆別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
任其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爲奇功齊力進前首先敗
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殺敗賊衆者皆爲頭功
凡建立奇功頭功者其親管頭目即爲報知妄報者治
以重罪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陞賞准頭功哨
馬生擒寇賊一人者賞銀三十兩斬首一級者二十兩
凡行營之時遇有鞍馬衣服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相
同而喝問答號不同者皆即擒之來降寇賊所擄人口
財畜分毫不許侵犯即時來報凡與賊對陣須齊力殺
賊不許聚爲一處掣拽空缺如力不能支不能決勝無
勇無謀及不盡力殺賊者全伍皆斬凡隊伍已定不許
馬軍入步隊步軍入馬隊違者重罪如臨陣混戰失其
本隊插入別隊者不拘凡殺敗寇賊須盡力進勦不許
搶掠人畜財物違者重罪如所乘馬困乏許以所擒賊
馬換乘凡對敵之際一隊遞看一隊有不齊力前進者

戰勝之後連隊之人首告治以重罪容情不首告者罪同凡管軍頭目須愛恤軍士亦聽令不許怠慢如伍中有一人不在小旗報總旗總旗報百户以次報至總兵官總兵官奏知從征官軍有在逃者斬該管頭目不報者重罪凡軍士須人馬相應不許以輭弱不堪者揀入隊伍如人壯馬弱或馬壯人弱者許弱者以馬與壯者若自已有馬臨戰之際能借與驍勇者殺賊有功許借馬人分賞不願分者聽其戰馬臨敵許騎無事騎者治罪各營馬驢須愛恤馭載該管官時常點閱有故違及將軍器拋失或盜賣者俱重罪凡軍士行糧該管官旗時行點閱有過冊及遺棄者并該管頭目皆斬凡軍行及下營之時須各認隊伍不許擅離及雜入別營別隊違者併該管頭目俱重罪凡夜行相遇即喝問有答號不得者擒送辨驗果是奸細照例陞賞故不答號及見而不擒者事覺俱治以重罪凡軍中遇夜以各樣大小銅角笛聲爲號不許聲音相同各聽號聲識認隊伍不許叫營違者論罪但夜間有喧譁者即問所起之處及左右應聲之人與該管頭目皆治以重罪凡行營須待大營旗纛起行或聽駕前銅角聲各營方許起行每日下營量撥步軍或五隊十隊馬軍五隊或三四隊步軍披甲馬軍不摘鞍伺候長圍及架砲者布列已定方許入營休息有盜人衣糧諸物及盜驢馬宰殺并檢括隱藏人遺失物者俱斬知情實首者給賞知而不首者同罪若收得馬驢騾梁者即送該軍轉送大營召人識認如有遺失被後哨官軍收獲者收後官治以重罪凡各營有失火者即是與賊通送消息并該管頭目俱重罪

其每日行營不許在途炊飯違者并本管頭目皆斬下營掘井必令人監守不許作踐及占藏自用凡軍中有病者管隊官旗即令醫療掌藥料官及醫士常加巡視不許勒取財物違者重罪凡長圍及坐冷者須晝夜關防各營架砲者務依方瞭望有灰塵揚起人馬往來若聞哨馬營及四面砲響即時傳報其管事官遇有事隨即飛報不許頃刻遲慢凡掠陣官臨敵時視有畏避退後者即斬之紀功過官遇有功者即紀之有過者即錄之以憑賞罰凡臨陣令內官持象牙牌視有勇敢當先殺賊能立奇功頭功者即與牙牌收執徑赴大營給與勘合以憑陞賞凡軍中有妄談災異及妖言或漏洩軍機者皆斬知情不首者罪同首實者重賞凡見鹿及野馬黃羊諸物驚走突入營伍及望見塵起及旋風揚沙野獸騰踏及見死馬牛羊與牛羊駝馬遺穢蹤跡或拾得一應物件若男女衣服首飾并文字等項不論久近隨即報知凡軍行在道不許圍獵或遠望似馬非馬似鹿非鹿似人非人白日見烟入夜見火不論是非即報凡功次務須實報有虛誑者重罪所報實者給與勘合無勘合者不准陞賞凡號令總兵官告都指揮都指揮告指揮指揮告千户千户告百户百户告總旗總旗告小旗小旗告軍士務令遵守

蕙田案此申明行軍號令

明史成祖本紀永樂二十年夏四月乙卯次雲州大閱五月乙丑獵于偏嶺丁卯大閱辛未次西涼亭壬申大閱二十一年秋七月戊申次宣府八月己酉大閱二十二年三月戊寅大閱

仁宗本紀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亥始命近畿諸衛
官軍更番詣京師操練
宣宗本紀宣德元年春正月己未遣侍郎黃宗載十五
人清理天下軍伍後遣使著爲令
明會典凡輪操宣德元年調河南山東大寧都司中都
留守司直隸淮揚等衛及宣府軍士至京操備令每歲
輪班徃來
明通紀宣德三年八月車駕巡邊閱武　四年七月上
巡邊校獵閱武尋還京
大政紀正統元年十月望車駕閱武于將臺上命諸將
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　十一年十月閱武近
郊
明史英宗前紀正統十四年六月戊寅平鄉伯陳懷駙
馬都尉井源都督王貴吳克勤太監林壽分練京軍於
大同宣府
明會典正統十四年令外衛輪班京操者前班三月還
八月到後班八月還次年三月到河南山東壯直隸强
壯官軍皆隸前班
　蕙田案洪武之際國勢草創其練兵也皆因
　出師征討而無事之時未有定式永樂有定
　式矣然天子自行大閱者亦爲命將出師或
　親征行之也仁宣之世亦然景泰以後因土
　木之變國家多故特重京操隆萬以還操練
　更頻數矣然兵反不如洪武者戚繼光所謂
　但練花法與陣上所用全不相涉耳
明史景帝本紀景泰三年十二月癸巳始立團營太監

阮讓都督楊俊等分統之聽于謙石亨太監劉永誠曹吉祥節制

王圻續通考明景泰三年始立京營團操法先是京軍分立三大營及土木變後卒伍耗弱屬邊報時警京師戒嚴兵部尚書于謙建議云此三營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摘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因而誤事請揀選諸營五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團營每營官軍一萬五千員名各以都督領之每兵五千用都指揮一員十營共指揮三十員每營中每千用都指揮或指揮一員共十五員指總共五百名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又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之嘗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都督等統領前去庶號令歸一而行伍不亂制曰可

成化三年始立十二團營法時議抽選京衛伉健八萬外衛八萬外衛者分二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共十二萬分爲十二營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曰敢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是爲十二團營而三大營官軍之數不與焉每營各分五軍三千神機三營五軍營管官軍三千營管內外馬步官軍三千營管內外馬隊官軍神機營管內外步隊官軍每營各設坐營把總等官統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揀存老弱者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十二團營益以北直隸各衛曰京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曰外衛并三大營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征十二營之制又自此始

大政紀成化三年四月復十二團營命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白圭不妨部事提督操練

明通紀成化九年十月上閱武于內苑公侯而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發連中上大喜錫鈔千貫白金五十兩金帶一束尋命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

宏治十五年春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操先是上欲于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奏將保定兩班一萬餘人回衛團練奏入上可之遂勅都指揮僉儀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子于宮門以誣大夏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

王圻續通考嘉靖十四年設池河演武場在定遠縣東二十里時雖遷都于北而在南兵衛不廢且練習以時皆轄于兵部及操江都御史益以重根本而飭江防云

十五年都御史兼提督團營王廷相上疏云即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已五千六百員名外衛撥去各處做工及拽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零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經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弓習藝者甚衆校閱之際已不堪觀脫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投石超距奮勇以禦敵哉又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做工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奮鍊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常耕之夫無異（是不能養其氣于未戰之先）又重賄貧軍不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練（是當革其弊于搭補之時）又三大營挑選精壯

以聽征有等富貴奸猾之徒懼營操出征之苦賄該管人員僞爲不堪之數揀存本營其貧者不能營幹常川操練是當革三大營買差之弊由斯三者軍士之所以不精力也 丙申詔改大興隆寺爲講武堂先是兵部以爲言上諭輔臣改之又諭禮部尚書夏言曰雖是兵事係典禮卿部裏可具奏來言奏曰周禮大司馬每遇仲月因時教武惟冬農隙則大閱之在漢有會都平樂觀之講唐有都外驪山之講宋有近郊西郊之講歷代之典雖各不同然倣古周制思患預防益未始有二也太祖高皇帝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後亦時加簡練是以國初名將疊出類皆文武兼資韜略素習威震沙漠策勳闕庭漢唐宋以來所未有也及今百七十餘年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驕卒惰幾不知兵宜有足慮聖

慮者講武事誠不可緩上嘉納之言因條三事以進一曰專教將領一曰尊崇廟祀一曰時加懲勸

大政紀隆慶二年八月大學士張居正疏陳六事一飭武備今議者皆曰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著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才力以撫養鬬戰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于無將臣之所患特患於無奮勵激發之志耳故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脩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敵可圖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選擇邊吏團操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

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即敵入犯亦可不至大失又
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
戒不虞今京城内外守備單弱臣嘗以爲憂伏乞勅下
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
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
軍士之勇怯注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寇之謀
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强之一機也疏入上曰覽卿奏
皆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看議以聞兵部議覆
飭武備事宜其一議兵祖宗朝九邊兵以百萬計今尚
存六十萬有奇其逃者若能設法請補原額亦可盡復
至于團練之法當令各邊選編見在軍士五人爲伍五
伍爲一隊各立之長長各擇教師教以武藝其一議食
冗兵汰則冒替之糧減主兵練則客兵之餉省我兵能

戰而敵一遭剿則數年不擾而行糧可免敵既遠遁則
我之威力能制屬裔之死命而撫賞亦可罷是足食之
方已寓于練兵之中矣至于興屯監以復本色視豐儉
以爲折支又在户部酌議施行其一議將才難得亦
難任今邊臣不肯效死者弊在操切太過爵賞太輕請
令督撫兵備官一切閫外之務悉聽總兵而下自擇進
止不得拘以文法其一議選擇邊吏各邊守令務得真
才其一議團練鄉兵凡沿邊郡縣不分城市村堡軍餘
民舍皆列爲鄉兵如邊軍隊伍之制各不妨農務隨時
訓習遇有寇警移檄郡縣轉相告諭各率鄉兵乘機防
守賊退而鄉兵有斬獲者仍照軍例陞賞雖無斬獲而
防守無失者亦量犒之其一議守城堡寇賊臨墻不能
拒之邊外則當急入收堡而邊内城堡又不能盡守則

當擇適中之處將附近小堡併入大堡脩城浚濠務得
堅固其軍民有自願包磚者聽亦量助之其一議整飭
京營祖宗設立京營屯兵數十萬歲久逃亡者衆見存
僅九萬餘人中又多四方寓籍之人有以一人而應三
五役者即春秋操演亦虛文耳今宜盡數報冊有名者
行衛查補無名者發單清勾兵數既足仍行戎政大臣
從實操練季冬會同巡視科道官視勤惰以聞至于大
閱之禮宣宗嘗行之兎兒山英宗嘗行之北郊又嘗行
之西苑望自隆慶二年爲始于季冬農隙之候恭請聖
駕親臨校閱一以甄別將官驗其教練之多寡以爲黜
陟之次第一以考校軍士視其技藝之高下以爲賞賚
之等差但有老弱即行汰易上曰然大閱既祖宗成憲
允宜脩舉兵部宜與戎政官先期整飭俟明年八月內

來聞餘悉如議
明會典隆慶二年題准大閱儀注先一日預告於內殿
用告詞行四拜禮如出郊常儀是日司禮監設御幄于
將臺下總協戎政大臣巡視科道官督率將領軍兵預
肅教場內外至日早遣官於教場內祭旗纛之神三大
營官軍俱各披戴陳旌旗器械于本營擺列仍選撥將
官四員統領有馬戰兵二十名于長安左門外伺候扈
駕文職各堂上官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并禮科兵科禮
部儀制司兵部四司官及糾儀官監射御史鴻臚寺供
事官武職除應該操閱外其餘都督以上并錦衣衛堂
上及南鎮撫司掌印僉書官各具大紅便服關領扈從
牙牌懸帶俱詣教場伺候一是日免朝錦衣衛備鹵簿
駕設輦于皇極門下上常服乘輦由長安左門出扈駕

官軍前後導從鉦鼓響器振作從安定門出至閱武門
外總協戎政官率領大小將佐官戎服跪迎候駕過方
起隨入將臺下北向序立駕進閱武門內中軍舉號砲
三各營鉦鼓響器振作扈從官序立于行宮門外迎駕
上到行宮門降輦兵部官導上入行宮鳴金止鼓候上
升座扈從官行一拜叩頭禮傳賜酒飯各官仍叩頭謝
恩畢即退出於將臺下東面序立兵部官跪奏請登臺
大閱兵部鴻臚寺官導上登臺陞御幄舉號砲三鴻臚
寺官跪奏京營將士叩頭禮畢分東西侍
立總協戎政官列于扈從官之北其餘將佐列於扈從
官之南兵部尚書跪奏請令各營整搠人馬承旨畢將
臺上吹號笳麾黃旗總協戎政官指揮副參遊佐等官
各歸所部整搠人馬兵部尚書跪奏請閱陣號砲三馬

步官軍演陣悉如常法演畢將臺上吹號笛麾黃旗各
將官軍士俱各回營少頃兵部尚書跪奏請閱射總協
戎政官指揮副遊參佐坐營號頭中軍千總等官及聽
射公侯駙馬伯錦衣衛等官俱於將臺下比較射藝馬
上人各三箭步下人各六箭中的者鳴鼓以報用御史
二員兵部司官二員監視紀錄其餘把總以下及家丁
軍士射箭以府部大臣并御史及兵部司官各四員於
東曲廳分投校閱一體紀錄其刀鎗火器等藝聽總協
戎政官各量取一隊於御前呈驗訖兵部尚書跪奏大
閱畢將臺上舉號旗總協戎政官及大小將領俱詣將
臺下北向序立鴻臚寺官奏傳制贊跪各官皆跪鴻臚
寺官宣制訖贊叩頭各官叩頭訖先退出閱武門外伺
候仍贊扈從官行叩頭禮訖鴻臚寺官奏禮畢上回行

宮少憩扈從官趨至閱武門內序立伺侯送駕上陞輦
中軍舉號砲三各營鼓吹齊鳴鹵簿及馬戰兵導從如
來儀鉦鼓鼙響器與大樂相應振作總協戎政以下官侯
駕至跪叩頭退馬戰兵至長安左門外止鹵簿大樂至
午門外止上還仍詣內殿恭謁如前儀是日百官不係
扈從者各具吉服於承天門外橋南向北序立恭送侯
駕出長安左門退于本衙辦事駕還之時仍前序立迎
侯駕入午門百官退

蕙田案以上專論京營及輪班馬軍教練之
儀

又案明太祖初即位即命元勛宿將如馮勝
傅友德輩分道練兵但未有定制其後洪武
二十一年始下操練法俾遵行不如法及不

嫻習者罰是時操練之制蓋內外並重也
泰初始立十團營給事中鄧林進軒轅圖即
八陣法因用以教軍成化間增團營為十二
命月二次會操起仲春十五日止仲夏十五
日秋冬亦如之嘉靖六年又申其制隆慶初
命各營將領以教練軍士分數多寡為黜陟
全營教練者加都督僉事以次減全不教練
者降祖職一級革任回衛三年內教練有成
捺協大臣奬諭恩録無功績者議罰於是捺
練乃特重于京營矣其衛所兵捺練之制兵
志略而不言然京營之重如此而及其末造
兵力衰弱不振者何歟此則志所謂規制雖
立將卒情媮捺演徒為具文故也

又案輪班馬軍本衛所之軍而番上京師者也始於永樂十三年其制頗有唐府兵番上宿衛之遺意此雖屬外兵實與京營同教練者

又案王圻續通考及會典所載永樂摘撥官軍輪班之制但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四處明史兵志則併及山西陝西各都司及江南北諸衛其說不同竊以既調官軍輪班不應但舉四處當以正史爲據

大政紀隆慶三年八月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是日上戎服登壇軍容整肅　五年正月以歲終閱視京營將士

明史兵志穆宗從給事中吳時來請命戚繼光練兵薊門薊兵精整者數十垒繼光著練兵實紀以訓士一曰練伍首騎次步次車次輜重先選伍次較藝總之以合營二曰練膽氣使明作止進退及上下統屬相友相助之義三曰練耳使明號令四曰練手足使熟技藝五曰練營陣詳布陣起行結營及交鋒之正變終之以練將明會典神宗九年上親大閱一如隆慶中故事

蕙田案明之軍制變於團營操演教閱此爲最重一罷於英宗天順元年四月至憲宗成化二年四月而復再罷於武宗正德十六年三月至穆宗隆慶二年而復復之是也然而憲孝以上以團營而盛嘉隆以後以團營而衰孝宗十八年已有工作不得擅役團營軍士之詔及觀王廷相所陳則占役買閒積弊

尤甚矣李夢陽亦言十二團營近日欲遣將
壯伐拔之不滿三萬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
軍豪勢多占壯丁各營其身老弱出而應點
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明史兵志謂京
軍積弱由於占役買閒而其弊實始於紈袴
之營帥監視之中官後人可不鑒哉

右明

淮陰吳玉墀校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嘉定王鳴盛參校
李奈總督直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軍禮九

車戰

蕙田案古者戰陣之事有車有徒而無騎益
井田行則車有所出溝洫修則騎不得用故
車戰之利戰守兼資不貴馳突而務爲其不
可敗然於險阨之地則亦不用車而用人從
所宜也井田溝洫廢騎兵起而車戰不可復
矣至於齊器械載衣糧車亦有不可廢者古
者有兵車有田車有乘車三者其制大約相
同詳見考工記輪人輿人輈人諸職若車人

所爲大車羊車柏車則其式與今日之車相
似非戰車也其用以戰亦有卒伍之法已詳
見前軍制門今取其規製職掌并漢以下事
論次以備考

周禮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
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
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
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
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注）此所謂兵車也軫輿後橫木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殳長丈二戈殳戟矛皆
插車騎轊車傍也鄭司農云迆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邪倚
也酋發聲直謂矛（疏）有殳曰戈矛戟無殳曰殳殳主擊戈矛戟主刺
王氏曰輪六尺有六寸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輿轐之七寸爲四尺是軫去地
四尺矣故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自軫而上其事之等皆以四尺爲差戈柲六
尺有六寸則以四尺崇于軫故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則以四尺崇于戈故謂之
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則以四尺崇于人故謂之四等車戟常則以四尺崇于殳
故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則
以四尺崇于戟故謂之六等

王氏應電曰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矣然後殳者擊之
戈矛者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用此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
長今此戈殳矛戟皆置之車傍
不言弓矢則乘車之人佩之
蔡氏德晉曰車謂兵車軫輿四旁橫木所謂軫方以象地也四尺謂去地四尺
也柲柄也迆邪倚也崇高也戈柄建于輿上本六尺六寸以其
邪倚故止四尺高也人長八尺立于輿上是高于戈四尺八尺曰尋尋有四尺
丈二尺也比于人又高四尺倍尋曰常丈六尺也又高殳四尺酋長貌矛鎩也
常有四尺二丈也文高戟四尺自軫至酋矛其崇總以四
尺爲差此謂前驅車所建不然此車之上不可以建蓋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
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
則於馬終古登陁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注）樸屬猶附著堅固貌齊
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慶矣速疾也鄭司農云微至謂輪至
也者少言其圓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也已太也甚也崇高也齊人之
終古猶言常也陁阪也輪庳則難引
（疏）此云造輪有善惡高下大小之宜
王氏曰輪過六尺六寸爲太高人斯病於難登不及六
尺六寸爲太卑馬斯病於難引其引之也常作登阪然

陳氏禮書古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則車
之作尚矣或曰黃帝作軒冕不可考也車之制象天

以爲蓋象地以爲輿象斗以爲杠轂象二十八星以爲蓋弓象日月以爲輪輻前載而後戶前軌而後軫旁轙而首以較下軸而銜以轐對人者謂之軾車如舟者謂之軸揉而相迎者謂牙輔之曲中謂之前疾軓之上平謂之衡衡之材與輿之下木皆曰任以其力任於此也轂之端與轙之下木皆曰軹以其旁止於此也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轄前橫木可以名轄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爲車也有長轂者有短轂者有杼輪者有侔輪者有反揉者有仄揉者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轅者有直轅者（輦直轅）有一轅者有兩轅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鉤車曲輿）有廣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或駕以馬或駕以牛或輓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樸以素要皆因宜以爲之制稱事以爲之文也然禮有屈伸名有抑揚故論其任重則雖庶人牛車亦與大夫同稱大車論其等威則雖諸侯之正路於王門曰偏駕而已

蕙田案周有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王行五路有先後之儀孔安國曰大路玉綴路金先路象路革木也蓋王之行也乘玉路而先之以象路次之以革路木路而金路綴于玉路之後故云綴路也而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戎路即革路也然則革路即戎車兵車之類矣

又案以上兵車之制

春官巾車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以即戎（注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即戎謂兵事）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注萃猶副也）

夏官戎僕掌馭戎車（注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注倅副也服謂衆乘戎車者之衣服凡戎車衆之兵車也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掌凡戎車之儀（注王氏應電曰戎車之副謂之倅者若衆子之倅其嫡以備卒也有時而佐焉田車之貳者如世子之貳其父謂之貳偪也常以佐之為事道車之副謂之貳也掌凡戎車之儀戎以威為主甲胄有不可犯之色則戎車之儀可知矣）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注貳車衆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使車驅逆之車

王氏應電曰自大馭以至田僕皆王五路之馭者也馭夫則馭貳車從車使車而已貳車五路之副貳也從車公卿大夫從王之車也使車聽王役使之車三者皆公車故分公馬而駕治之三等之車既衆故其員亦六十人）

蒽田案以上掌戎車之官

孟子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

詩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傳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騵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箋言其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強則暇且整（疏煌煌言車之鮮故為明也）

小雅六月戎車既飭（傳飭正也（箋戎車革路之等也其等有五）疏路之等也車僕掌戎路之倅貳車者皆兵車所謂五戎是其等五也吉甫乃乘兵車亦革路在軍所乘與王同但不知備五戎與否鄭以不必備五也）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戎車既安如軽如軒（箋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軽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朱子集傳軽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

采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傳方叔卿士也試用也奭赤貌鉤膺樊纓也（箋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干之才能用之故其車上卒而行也茀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鞗革轡首垂也（疏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惟有樊纓故云鉤樊膺也巾車注云鉤鞮顏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是鉤用金在顏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是帶鞅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巾

車金路同姓以封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為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考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傳軧長轂之軧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瑲瑲聲也疏交龍為旂龜蛇為旐此言衆車將帥之車皆備疏說文云軧長轂也則轂為之軧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丁田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為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粲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粲轂約也並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知約以朱者以上言鉤膺是陳金路之事也金路以金為飾轂色宜與盒同且言路車有奭奭是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知錯衡必為文衡者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馬不知何所用也

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傳嘽嘽衆也焞焞盛也箋言戎車既衆盛其威又如雷霆

秦風小戎小戎伐收五梁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駟𩫖傳小戎兵車也伐淺也收軫也五五束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軜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暢轂長轂也

朱子集傳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所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比之為淺故曰伐收也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衡橫于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靳是也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于衡之兩端後係于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軜也軜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軜故謂之陰也靷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板之上也鋈續陰板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蓋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衡故別為二靷以引車亦謂之靷

左傳曰兩靭將絕是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三尺三寸比大車爲長故曰暢轂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驥是中騧驪是驂龍旂之合鍚以觼軜（傳軜驂內轡也箋云參外之轡以白金爲飾也朱子集傳觼環之有舌者置觼于軾前以繫軜故謂之觼軜亦銷沃白金以爲飾也）

王氏曰晉欒鍼曰吾有二位於戎路（襄十四年左）晉侯獻楚俘王賜以戎路之服（僖二十八年左）乾時之戰魯莊公乘戎路（莊九年）漢淮之軍楚鬬丹獲戎車（桓公年）皆其君之所乘者也然周之鋒車曰元戎秦之兵車曰小戎周禮車僕自廣車而下皆戎車也特不謂之戎路爾車僕凡師革車會同亦如之戎僕掌馭戎車凡巡狩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會同巡狩王雖不乘戎車猶共以從不失備

也

陳氏禮書乘車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遊車者必慎於左考工記所謂終日馳騁左不楗是也乘車者不敢曠左戎右所謂會同充革車是也器物不敢指之於左月令所謂載耒耜于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後世魏公子虛左以迎侯生秦皇虛左以迎太后皆古之遺制耳此特乘車爲然若兵車則馭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晉伐齊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邱緩爲右郤克傷矢流血及屨鼓音未絕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夫郤克傷矢而未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而血殷左輪則御在車左矣此將帥所乘也

兵車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書戒左不攻於左右不攻於右御非馬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則御在中可知也左傳稱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言左右下則御在中不下可知也（僖三十三年）楚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是左人持弓也（宣十二年）樂鍼爲晉侯右曰寡君使鍼持矛焉（成十六年）衛太子爲簡子禱曰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襄二年）蓋御無定位右有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居中右人之持矛雖將帥士卒之車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職常持矛也凡此皆三人乘車之法也太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王之乘車有御與戎右又有太僕則四馹乘矣春秋之時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爲右富父終生馹乘杜預云馹乘四人乘車

蕙田案此論乘車左右之禮

六韜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嘗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卒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超乘旌旗力彀八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車戰之地凡

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絶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絶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墐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抑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横敵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新水右有險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于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陳氏禮書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桓公五年必之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宣公十二年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成公七年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云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

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琯以車戰取敗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晉人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爲藝君子以射御爲能故孔子曰吾執射乎執御乎詩稱叔段之多才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參乘而不能射者鮮矣房琯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教吳以乘車而能取勝於楚何也戎車之制不可以考姑倣小戎以見之

章氏潢曰車戰之法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之間又有倅車見周禮車僕春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鞅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鄢陵之戰郤至遇楚子韓厥從鄭伯郤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戰而使敵人得與吾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不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前後行列元帥未易動搖也至春秋列國所云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帥每以車逐利混然左右率無定法故敵人得以及之終春秋之世致敗者未有不由車戰之無法而輕動搖也惟孺葛之戰二拒用車若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搖深得古法

馬氏端臨曰兵雖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爲于鞏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爲庾公之叩輪所

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於爭城爭地然於勍敵之人初不迫人於險固如此至後世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

顧氏炎武曰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見司馬法隨車而動如足之脽也傳曰脽碑也箋曰脽當作𨂿皆未是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此所以為節制之師也繻葛之戰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卒不隨車遇闕即補斯已異矣古時營陳遇闕處仍以車補周禮車僕掌闕車之萃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大鹵之師魏舒請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注乘車者車二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為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謀遠矣　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於多殺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亦宜乎

惠田案以上七條論車戰之道

觀承案車戰自是古法然與井田相待而成井田既廢已無車賦又無溝洫以限戎馬之足而猶泥古之跡侈言魚麗此房琯陳濤斜

之敗所以貽笑於唐也

右車戰

詩大雅皇矣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衝茀茀崇墉仡仡（鄭鉤鉤梯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閑閑動搖也茀茀強盛也箋言言猶孽孽將壞貌疏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土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仡仡皆將壞之貌）

陳氏禮書詩曰臨衝閑閑毛氏曰臨車衝車也蓋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突前故荀卿曰渠衝入穴而求利楊子曰衝不蔣皆言衝車之大也衝或作幢說文曰陷陣車孫武曰攻城之法修其櫓轒轀四輪車蓋衝車之類也楚子使解揚登樓車以告宋人蓋臨車之類

右攻城之車

春秋隱公九年左氏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注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注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則不耻退）君爲三覆以待之（注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宣公十二年左氏傳邲之戰欒武子曰楚君之（注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注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注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注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

名御左廣屈蕩爲右（注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成公七年左氏傳晉申公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注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也）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

昭公元年左氏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注即大鹵也無終山戎）崇卒也（注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注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注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爲必克）請皆卒（注去車爲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注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爲步陣）五乘爲三伍（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更車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注魏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注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注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右春秋車戰

漢書夏侯嬰傳破李由軍于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從擊章邯軍東阿漢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又灌嬰傳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衛青傳青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張晏曰兵車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單于

李廣傳陵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

馬氏端臨曰先儒因考西漢書此數條以爲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粱器械立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

綏之法已不復存矣

文獻通考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敵

靈帝時陽璇爲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

蕙田案以上漢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陿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敗之

裕伐秦假道於魏魏遣軍徼之裕遣白直隊主丁旰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監一白旄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旄既舉超石率二千人馳往赴之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圍之超石以大鎚及矟千餘禦之魏師奔潰

蕙田案以上晉

魏太武真君四年北征柔然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渡大漠柔然怖畏不敢復南向

蕙田案以上北魏

通鑑隋開皇二年遣諸將與突厥戰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陳

蕙田案以上隋

唐書裴行儉傳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詔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統兵討之先時饋糧數爲敵鈔軍餒

死行儉乃詐為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伍輦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衝其後敵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房琯傳琯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斜琯效春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乘風噪牛悉股栗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人

馬燧傳燧為河東節度使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戰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以討田悅推火車焚其將楊朝光柵進擊大破之

蕙田案以上唐

李燾長編宋真宗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衛青李陵田豫馬隆皆以車而勝近符彥卿破敵陽城亦拒馬為行塞夫北敵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為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衝軛駕以牛車上置鎗以刃外向列士卒於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敵要術也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斂兵附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為所居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景德初契丹入寇大將李德隆以溫淵不足守命士卒掘濠塹以大車數十乘重疊環之步騎處中戎馬數萬來攻其營禦之遁去

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鄜固就民車約古制為兵車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為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行載兵甲止為營陣也又以民車之箱

增爲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輓之吳起所謂革兵捨户
輓輪籠轂是也臣以爲可用於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
衝下營以爲寨脚今令固自賫車式進呈試之以固爲
衛尉寺丞范仲淹上議攻云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
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唐馬燧造戰車行載甲兵止爲營
陣此路山陂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
萬賞有功將吏
神宗時以北邊將入寇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爲備民
大驚擾上問沈括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
見於歷世但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
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故俗
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上喜曰無人如此語朕
遂罷籍車之令

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
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爲兵車
萬乘蔡京主其説行之姦吏旁緣即日散行郡縣掠民
緡錢矣崇寧三年河北陝西都轉運司皆奏兵車用許
彦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財實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
式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彦圭式行下時熙河
轉運副使李復先奏曰古者師行固當用車然井田法
廢已久且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兵不妄加征戰有
禮不爲詭遇動皆有法又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
而敵人不敢輕犯今之用兵盡在極邊下寨駐車各以
保險爲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
或爲敵所襲逐車又不及收臣於戎馬間觀之屢矣乃
至糧糗衣服器械有不能爲用者而況於車乎臣聞此

議出於許彦圭彦圭因姚麟上其說爲身謀朝廷但以麟邊人熟邊事遂然之而不知彦圭輕妄麟立私恩以誤國計昔唐房琯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斗當時在畿邑平地尚如此況今欲用於峻坂溝谷之間乎且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昨東來者牽挽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而進六七里率多逃亡戰車棄於道路未造則有配買物材顧差夫匠之擾既成又艱於運致然則其爲諸路之患其費不知其幾千萬矣彦圭苟望一官之進上欺朝廷下害百姓此而不誅何以懲後臣今乞便罷造已造者不復運來以寬民力其後彦圭卒得罪

欽宗靖康末樞密將官劉浩在河北募兵創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用卒二十五人每車計百人

文獻通考高宗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造戰車法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爲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其法竟不及施蓋自渡江後東南沮洳之區險隘之地不以車爲主也

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爲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

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況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驂絓而止之類蓋用車戰陣間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慮而後人每以車

敵騎其敗固宜房琯陳濤斜是也

孝宗隆興初宰臣進呈陳敏軍中措置教習車陣陳康伯曰數年前陳敏增制造行下三衙相度有車樣陣圖見在上曰車戰古法平原曠野可以備馳突爾亦卒不用

寧宗開禧初中郎將厲冲方者爲歷陽守嘗造戰車九牛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用其戰車敗敵于清ノ鎮

葸田案以上宋

又案車戰行于秦漢之下徃徃利少而害多故唐宋兵志皆不載車制畧之也

右漢至宋車戰

舟師

葸田案周禮卒徒車馬皆出于井田邱甸無所謂舟師者春秋之季荆吳始大而地界澤國水戰乃興易曰地險山川邱陵也孟子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然則欲爭川與谿之險者其必不能廢舟矣後世用之者尤多明堂月令曰舟人習水而世所傳六韜亦有水戰篇今輯爲一卷附車戰後

春秋襄公二十四年左氏傳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註舟師水軍）不爲軍政（注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

昭公十七年左氏傳吳伐楚陽匄爲令尹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注舟師使隨人）後至者守之環之（注環周也）及泉（注泉入道）盈其隧炭陳以待命（注隧出入道）吳公子光請於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注長鬣蠻與吳人異形詐爲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

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殺之楚師亂
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二十四年左氏傳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
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注速召也)吳踵
楚(注躡楚踵跡)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
豫章之汭(注汭水曲)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注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
王(注壽夢越大夫)王及圍陽而還(注圍陽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
滅巢及鍾離而還
定公四年左氏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注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
自豫章與楚夾漢(注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
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注沿漢上下遮勿令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注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
還塞大隧直轅冥阨(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
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注黑武城大夫)曰
吳用木也我用革也(注用車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
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
入(注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
陳自小別至於大別(注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
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
之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概王以其
屬先擊子常之卒大敗之吳從楚師及清發半濟而擊
之又敗之雍澨五戰及郢
哀公十年左氏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中入淮通糧道)

蕙田案舟師之制不始于春秋竹書紀年帝
相二十七年征于淮夷舟師楚辭天問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正謂此也可

見舟師之制不特餘皇之呼淮汭之舍始見于經傳矣但夏后時事荒遠無稽不若春秋有據耳

右春秋舟師

漢書武帝本紀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注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爲歸義侯越人于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爲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離水出零陵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爲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鼉水蟲之害張說近之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也臣瓚曰瀕湍也吳越謂之瀕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應劭曰遺亦越人也如淳曰番禺音潘愚尉佗所都師古曰即今之廣州）

西南夷列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以其衆王滇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地萬餘里實一州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牂牁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蒅關入

兩粵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迺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驕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

屯不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墨自立
詐其民爲妄言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
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領粤侯爲
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粤東
粤發兵距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
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棱終古斬徇北將軍爲語兒侯自
兵未往故粤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
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粤軍於漢陽及故粤
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軍
封居股爲東成侯萬户封敖爲開陵侯封陽爲卯石侯
橫海將軍說爲安道侯橫海校尉福爲繚嫈侯及東粤
將多軍漢兵至棄軍降封無錫侯故甌駱將左黃同斬
西于王封爲下鄽侯

蕙田案武帝開昆明池以習水戰然樓船下
瀨伏波橫海諸軍皆用之于南粤東夷耳餘
固無所用之

後漢書岑彭傳建武九年公孫述遣其將田戎等據荆
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開樓立攢柱以絶水道結營跨
山以塞陸路距漢兵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不克十一
年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荆州兵凡六
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
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一
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
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偏將車
曾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
而攢住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

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悉順風並進所向無前
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
文獻通考建安十三年曹操南擊劉表取荊州追劉備
於當陽備遣諸葛亮求救於孫權操遺權書曰今治水
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長史張昭曰將軍大
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
水軍衆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此爲長江之
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周瑜曰今北土未平而操
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稟草驅中
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
兵之患而操皆犯之瑜請得精兵數萬人保爲將軍破
之權從之遣兵三萬人令瑜拒操與操遇於赤壁時操
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
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進船艦首尾相接可燒
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
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于其尾先以書遺操詐
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
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立營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
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
上營落頃之烟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
銳繼其後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
引軍北遁
二十四年孫權使呂蒙襲關羽於江陵蒙至尋陽盡伏
其精兵艫艚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
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至江陵羽將士
遂以城降

蕙田案以上漢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時造船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皓不從太康元年王濬伐吳攻丹陽克之吳人于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鏁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濬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大炬長十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徑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師萬人禦濬象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

燭天吳人大懼

安帝義熙六年盧循因劉裕北伐乘虛襲建康率衆數萬方艦而下裕引兵南還拒之出輕利鬬艦躬提幡鼓衆軍騰勇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摧陷裕自中流覮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萬具悉焚之賊衆大敗

太尉劉裕率師伐秦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沂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壯士素無舟楫莫不驚異以爲神

蕙田案以上晉

唐書李靖傳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詔拜靖行軍總管攝趙郡王孝恭行軍長史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

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宏以卒數萬衛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宏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即率輕兵五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銑懼檄召江南軍不及明日降

蕙田案新唐書兵志不載舟師事無可考

又案以上唐

文獻通考宋太祖乾德初鑿大池于京城之南引蔡水以注之造樓船百艘選精兵號水虎習戰池中

開寶六年詔以新池爲講武池　七年將有事于江南是歲凡五臨幸觀習水戰　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上御水心殿命從臣列坐以觀戰艦角勝鼓譟以進往來馳突爲迴旋擊刺之狀顧謂侍臣曰兵棹之技南方之事也今已平定固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

訖真宗朝歲習不輟

高宗建炎元年右僕射李綱言當於沿河沿淮沿江帥府置水兵二軍要郡別置水兵一軍招集善波操舟便利之人擬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從之　四年夏四月兀术遣人約日會戰世忠伏兵擊之俘獲甚衆及其舟千餘艘敵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求

假道世忠不從與相持于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練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絙練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濟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兀术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术既爲世忠所阨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教以盧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兀术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版鋪之穴船板以擢漿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

箭射其篛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篛蓬世忠軍亂遂潰還鎮江

紹興三十一年金亮渝盟入寇李寶以舟師禦之至東海縣時金兵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敵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辨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衆爭應爲援寶與子公佑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敵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敵驚失措敵帆皆以錦繢爲之彌亘數里忽爲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烟焰隨

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黔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首完顏鄭家奴等六人斬之又獲其統軍印與僞詔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以進而聞逆亮已濟淮遂旋師駐東海視緩急爲援遣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詔奬之除寶靖海節度沿海制置使十一月亮親統細軍駐和州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趣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權聽留水軍舟舡咸在允文督軍士決戰于是統制張振王琪等列江岸以待之而以海鰍船載精兵駐中流迎敵布陣甫畢亮以小紅旗麾舟絶江而來諸將盡伏山崦敵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敵舟皆旋爲之底極不平舟中之人皆不能施盡爲官軍所殺明日允文又命戚新引舟師直楊林河口駐舟江心齊力射敵敵見舟無歸路於下流縱火自焚官軍亦於上流焚其舟凡百八十艘亮引去

孝宗隆興元年九月詔諸州召募水手于手上刺某州水軍字以革冒代之弊　四年樞密院言潮州守臣傅自修欲於本軍禁軍闕額人數內撥三指揮二百人專防海道以諳識水勢人充

蕙田案以上宋

明史兵志舟之制江海各異太祖于新江口設船四百永樂初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又命江楚兩浙及鎮江諸府衛造海風船成化初濟州衛楊渠獻槳舟圖皆江舟也海舟以舟山之烏槽爲首福船耐風濤且禦火浙之十裝標號軟風蒼山亦利追逐廣東船鐵栗木

爲之視福船尤巨而堅其利用者二可發佛郎機可擲
火毬大福船亦然能容百人底尖上闊首昂尾高柁樓
三重帆檣二傍護以板上設木女牆及礮牀中爲四層
最下實土石次寢息所次左右六門中置水櫃揚帆炊
爨皆在是最上露臺穴梯而上傍設翼板可蔽以戰矢石
火發則皆俯發可順風行海蒼視福船差小開浪船能
容三五十人頭銳四槳一櫓其行如飛艟艦船視海蒼
又小蒼山船首尾皆闊帆櫓並用櫓設船傍近後每傍
五枝每枝五跳跳二人以板閘跳上露首于外其制上
下三層下實土石上爲戰場中寢處其張帆下椗皆在
上層戚繼光云倭舟甚小一入裏海大福海蒼不能入
必用蒼船逐之衝敵便捷温人謂之蒼山鐵也沙鷹二
船相胥成用沙船可接戰然無翼蔽鷹船兩端銳進退

如飛傍釘大茆竹竹間窗可發銳箭內舷外隱人以蕩
槳先駕此入賊隊沙船隨進短兵接戰無不勝漁船至
小每舟三人一執布帆一執槳一執鳥嘴銃可掩賊不
備網梭船形如梭竹柁布帆容二三人可哨探蜈蚣船
象形也能駕佛郎機銃底尖面闊兩傍楫數十行如飛
兩頭船旋轉在柁因風四馳諸船無逾其速蓋自嘉靖
以來東南日備倭故海舟之制特詳

顧炎武海師説海道用師古人蓋屢行之矣吳徐承
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句
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絶吳路此浙東下
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強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
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此廣陵下海至山東之路漢
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

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淵泰
荐堅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逕襲和龍唐太
宗伐高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
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
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
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
下海至福建之路劉裕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
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史蕭瓛
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吳此又淮北下海而至蘇
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
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
率舟師敗金兵于膠西之石臼島此又江南下海而
至山東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師之效

蕙田案以上明

右漢至明舟師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四十二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簡奉憲旨編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嘉定王鳴盛參校
李奉翰總督直隸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軍禮十

田獵上

蕙田案田獵之禮起於皇古傳曰古者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禽獸多則害稼穡故田獵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因以爲田除害也是以師之六五取象於田有禽程子以爲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取則獵取之其義精矣至於順天時因地利備賓祭蒐軍實習勞懲怠辨尊明卑舉一事而衆善

皆備者此也自秦漢以下每代皆有田獵之事今折衷於周官考其沿革以類相附焉

易繫辭包犧氏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屯卦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趙氏汝楳曰田者必夷其險阻虞人設驅逆之車使禽趨田然後有獲无虞不驅禽即我求我反從禽故曰即鹿也

師卦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何氏楷曰於師言田者古人一歲三田所以習武事也班孟堅云禽者鳥獸之總名言爲人所禽制也

華氏學泉曰奉辭伐罪如害稼之禽執之有辭所謂田有禽利執言也

比卦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程傳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爲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來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

恒卦九四田無禽

朱子曰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為此象

解卦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朱子曰大抵此文為卜田之吉占

錢氏一本曰獲三狐小人狐媚之險至二而無不解得黃矢君子中直之道至二而無不行

巽卦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折中曰四居高當位載纘武功而田害悉去解獲三狐而此獲三品所獲者多矣

周禮春官大宗伯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

王氏昭禹曰坐作進退不講則不知刺伐擒縱不習則不能春以振旅夏以茇舍秋以治兵冬以大閱此所以簡其能也

又曰攻闘而冒矢石人情之所不欲者寓于所同欲之間此人情樂為之用而四時教戰所以皆寓于田

天官大宰以八則治都鄙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王氏昭禹曰田以簡衆役以任衆

禮經會元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雖云農隙以講事然以四時講武使民奔走服役之不暇終身擾擾不得休息豈先王使民之政乎大抵成周致軍其於六鄉六遂之民本不盡用也雖曰田與追胥竭作必隨遠近之地而遞征之何嘗一一盡致於司徒而聽教於司馬也辨鼓鐸則有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之屬辨號令則有羣吏百官帥家縣鄙鄉野之屬辨旗物則有諸侯羣吏帥都鄉遂郊野百官之屬四時必隨其地之遠近帥屬而遞教之矣大司馬於四時之田亦姑總其大綱言之爾如此盡舉畿內之民而教之吾恐所田之野四表相去才三百五十步爾雖容百官且不足況六軍乎都鄙去王城五百里雖一年調發且不可況四時乎

蕙田案葉氏此條得古人馭衆之意

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五曰田役之聯事

禮經會元成周田獵之制見於他官如大司徒則以旗致民小司徒則會卒伍以作田役鄉師則前期出田法簡其鼓鐸兵器修其卒伍州長則帥民而致之黨正則作民而治其政事族師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縣師則受法于司馬作其衆庶牛馬車輦會其卒伍旗鼓兵器帥而至遂人則作野民帥而至遂師則平野民縣正則用野民帥而至稍人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帥而至以聽於

司馬鼓人則掌六鼓四金以正田役司常則贊司馬
頒旗物及致民置旗弊之此田獵致民之禁令見於
他官者然也山虞則萊澤野及弊田植旗于中
致禽而珥焉澤虞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迹人則掌邦田之地爲厲禁而守之牧師則贊焚萊
獸人則時田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小宗伯則
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肆師則四時田獵祭表
貉則爲位甸祝則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合
奠于祖禰乃頒禽田僕則設驅逆之車小子則斬牲
左右徇陳此田獵致禽之禁令見於他官者然也成
周田政必分掌於六官之屬以其皆預田也而四時
教法則大司馬實總之是以仲春而教振旅平列陳
辨鼓鐸鐲鐃之用遂以蒐田祭社仲夏而教茇舍撰

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遂以苗田以享礿中秋而
教治兵辨旗物之用遂以獮田以祀祊中冬而教大
閱則合三時之所辨者而皆辨之遂以狩田以享烝
則大司馬因講武以寓田因致禽以修祀其禮然也

蕙田案葉氏此條實所以發明田役聯事之
意

觀承案田獵之禮大矣古者寓兵於農亦即
寓戰於獵蓋戰不可試也惟因爲田除害旦
可供祭祀待賓客故教民田獵即於此簡車
徒練軍實辨鼓旗備行陣所以教其坐作進
退之方馳驅控縱之節已無不周至而其民
惟知踴躍鼓舞以及時趨赴各有所得而反
不知其戰陣之法已熟練於平素而無不精

矣此古禮之妙所以使人悅而忘勞者也

禮記仲尼燕居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

陳氏禮書周官四時之田春蒐以教振旅夏苗以教芟舍秋獮以教治兵冬狩以教大閱鄉師於凡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兵器脩其卒伍山虞萊山田之野澤虞萊澤野而大閱之禮爲表百步則一表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帥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羣吏聽誓於陳前教以坐作進退之節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衝枚而進獲者取左耳然則虞人所萊之野穀梁所謂艾蘭以爲防是也以旌爲左右和

之門穀梁所謂置旆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是也其未田也教戰於此及田則驅禽以入天子發則抗大綏諸侯發則抗小綏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置虞於其中以致禽焉小宗伯帥有司而饁獸於郊遂須禽則饁獸于郊者月令所謂既田命祠祭禽四方是也須禽詩傳及穀梁所謂擇取三十爲俎其餘以予大夫士是也田之服則冠弁服車則木路旗則大麾弓則夾弓庾弓矢則鏑矢殺矢其出也用牲于社宗而載之行其止也張幕設重帟重案而於是臨誓先王之於田宜社造廟祭馬祖繼之以饁獸于郊慎之至也

蕙田案陳氏此條叙田獵始終儀節正記所云有禮者也

王制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春秋隱公五年左氏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疏〕爾雅釋四時之獵名與此同周禮大司馬職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其名亦與此同桓四年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三名既與禮異又復夏時不田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禮異者良由徵言既絕曲辨妄生邱明親受聖師故獨與禮合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為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者歲之本以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田除害也案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雖名通義義不通也故先儒皆依周禮謂之獵者蔡邕月令章句曰獵者提取之名也

蒐田案經傳所說四時之田異說甚多周禮左傳四時皆田公羊注夏時不田其異一周禮蒐苗獮狩歲歲皆行左傳治兵振旅三年一舉其異二周禮左傳以蒐苗獮狩分春夏秋冬公羊春苗秋蒐穀梁春田秋蒐其異三案大宗伯言大田之禮則田者總名何故專屬之春賈誼新書亦謂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蠭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此說似亦近理然周禮明有夏苗則亦不足據也餘三說亦當以左傳為正

賈誼新書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何也為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蒐苗獮狩之禮簡戎事也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謂之畋何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孝子已有三牲必田狩者以為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

也

劉向說苑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蒐苗獮狩之義也故蒐苗獮狩之禮簡戎事也

右田獵名義

春秋桓公四年公羊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蕙田案何休以公羊夏苗但去害苗而不田獵

穀梁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也四用三焉

蕙田案此即夏不田之說傳意謂有此禮而不常用也可與月令孟夏毋大獵相發明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注為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罝罘曰羅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皐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闕門也疏路門內有者不得出路門應門內有者不得出應門舉此可以知之

孟夏之月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陳氏澔曰夏獵曰苗正為驅獸之害禾苗者與三時大獵自不同

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注教于田獵因田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仲冬之月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注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罻小網也疏案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

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為鷹草木零落交相連接則獺祭魚謂十月時
魯語里革云鳥獸孕水蟲成于是乎禁罝罘羅網毒則正月雖獺祭魚漁人不得
入澤梁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豺祭獸
後可以田獵鳩化為鷹者謂八月時但鳩化有漸故月令季夏云鷹乃學習孟秋
云鷹乃祭鳥其化為鷹則八月也以月令二月鷹化為鳩則八月鳩化為鷹也周禮
司裘云中秋獻良裘鄭司農云中秋鳩化為鷹是也故爵羅者說文云爵捕鳥網
也又爾雅云鳥罟為羅
弱雖總是捕鳥之網

蒐田案玩此條知古人田獵重於秋冬春夏雖有其制而不備也考之經傳謂四時皆田者周禮左傳穀梁傳也謂夏不田者公羊傳何休注及春秋緯運斗樞也何休竟以夏無田獵譏穀梁為短固屬非是鄭康成則以緯書為孔子所作四時田者周制三時田者夏殷制孔子欲改周制不敢顯露陰書于緯而于春秋則仍用周制其說穿鑿而害道皆未細玩月令季春羅網毋出孟夏毋大田獵及

穀梁四用三焉之義觀王制獺祭魚云云亦專指秋冬又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即周禮所載儀節亦惟治兵大閱特詳于振旅茇舍古聖人順天時以取物因農隙以講武春夏生長之候決不肯多殺以擾民也然四時皆有農隙而武備不可以不時肄故斟酌于四時之中而有詳畧之別焉其義精矣

觀承案周禮四時皆田以四時皆有農隙則乘其隙而行之可也然王制已有天子諸侯無事則一歲三田之文益夏禹方盛於田獵原不甚相宜因思宣王車攻詩特標出之子于苗句此與六月之詩同意益宣王非無事之時既盛夏興師又行夏苗之禮以習軍陣

也則平日之田不必四時皆行故周禮尤詳大閱之禮而豳風一之日于貉二之日載纘武功亦總在冬時然則田雖備四而行之當酌其宜要惟秋冬爲重也

右田獵時令

周禮天官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注）罟網也以網捕所當田之獸（疏）名物者謂獸皆有名號物色也案夏官四時田獵春用火夏用車秋用羅冬用徒四時各以其一爲主無妨四時兼有網也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注）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狸（疏）內則狐去首狸去正脊二者並堪食之物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疏）王氏曰畋狩有時王制獵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云云是也取獸有法如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是也田獵有地如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是也及夫辨其死生鱻薨之物當公當私之宜斷其爭禽之訟皆所謂政令也

地官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注）田之地若今苑也（疏）迹人主田獵之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二曰聽師田以簡稽（注）簡猶閱也稽猶計也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

孟子孔子之仕于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奚獵較也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注）先爲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于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

蕙田案以上田獵簿錄會計

周禮春官巾車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注）木路不飾以革漆之而已前主迹禽獸之處有禽獸處則爲苑圍以林木爲藩蔽使其地之人瀸獲而厲守之

凡田獵者受令焉（注）令謂時與處也（疏）時謂仲春仲夏仲秋仲冬處謂山澤也其受令者謂夏官主田獵者

禮記郊特牲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之貢麷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蕙田案以上官守職掌

周禮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二曰聽師田以簡稽（注）簡猶閱也稽猶計也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

孟子孔子之仕于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奚獵較也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注）先爲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于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

蕙田案以上田獵簿錄會計

周禮春官巾車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注）木路不飾以革漆之而已前

讀為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疏趙商問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荅曰麾夏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田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

夏官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注田路木路也田田獵也鄙循行縣鄙疏縣鄙在六遂之中王巡六遂縣鄙則六鄉州黨巡之可知舉遠以明近也

鄭氏鍔曰王田必乘木路者蓋木德盛於東方仁也王者之田不合圍仁也然以田以鄙或以為都鄙王者無循行縣鄙親自省耕之理然則或田于地或田于縣鄙之地而已

王氏曰王行在鄙則去飾故乘木路

蕙田案木路之解以王氏去飾之說為確鄭氏東方木德之說太鑿以鄙之解以鄭氏田於縣鄙之說為確注疏解為巡行縣鄙案此官名田僕其下文所言皆是田事巡行事無據況國中及六鄉公田都鄙皆不見有巡行之文舉遠見近究曲說也

掌佐車之政注佐亦副疏少儀注云朝祀之副曰佐案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曰獵鄭氏鍔曰田必有佐車掌其政令使當田者則田當止者則止所以全人君之仁

設驅逆之車注驅驅禽獸使前趨獲逆衙還之使不得出圍疏鄭氏鍔曰自後驅禽使之就獲自前逆禽使不出圍

令獲者植旌注以告獲也植樹也疏鄭氏鍔曰獲者植旌使人望其旌而知其獲禽不獨為己有也山虞植虞旗澤虞植虞旌為扈禽設此則令獲禽者自植以告獲也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注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為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司都載旞百官載旗是也

周禮春官司常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匈亦如之注始置旗以致民民至者

蕙田案以上田獵車馬旌旗

地官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注）萊除其草萊也（疏）謂大田獵謂王親行也萊山田之野謂於防南擬教戰之處芟去草萊南北二百五十步東西步數未聞廣狹可容六軍三三而居一偏

地官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

王氏曰澤野所謂藪也

蒐田案澤中之獵不見於大司馬春秋內外傳所載如掌觀魚澨於泗淵之類又皆失禮之事居多然地官山虞澤虞並有大田獵之文則其事可以意會其從略者殆以周官之時舟師未備故講武亦詳山而略澤歟

詩毛傳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樞（樞魚刻反）閒容握驅而入轡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

孔頴達曰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閒止舍也既爲防限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以裘纏椹質以爲門中之闌闌車軹之裏兩邊約車輪者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正也以天子六軍分爲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以此故有二門也

春秋昭公八年穀梁傳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

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注）蘭香草也防爲田之大限旃旌旗之名周禮通帛爲旜轅門卬車以其轅表門質椹也槷門中梟葛或作褐流旁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遥空握握四寸也轡拄則不得入門（疏）置旃以爲轅門謂以車爲營舉轅爲門又建旃以表之以葛覆質以爲槷質者中門之木椹謂恐木椹傷馬足故以葛草覆之以爲質葛或爲褐者謂以毛布覆之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徐邈云流至也門之廣狹足令車通至車兩軸去門之旁遥一握握四寸也轡拄謂拄著若車拄著則不使得入以恥其御拙也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命僕以級整設于屏外（注）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疏）戎僕等以馬駕車又載旌旐既畢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于軍門之外東西廂以爲行陣于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或者屏之外左右六軍鄉南而陳司徒于陣前北面誓之也云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者案詩傳云褐纏旃以爲門驅而入槷則不得入既門外驅車則不得有屏此內外之屏者蓋車入之時則去屏無事之時則設屏也

周禮天官幕人凡田役共其帷幕幄帝綬（注）共之者掌次當以張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帝重案（注）不張幄者于是臨誓衆王或回顧占察

蕙田案田獵之前必先治其止舍之處以爲防限是以山虞澤虞既已先期芟除草萊而臨時則又有戎僕等爲之設其轅門正其行列然後掌次幕人等共其幄帝而規制周密矣若毛詩傳疏所言即今之圍場也穀梁月令及周禮天官所言即今之帳房也考史記五帝本紀黃帝以師兵爲營衛遷徙無常處此即古者營盤壘砦之遺制蓋其所從來者遠矣

又案月令以級整設於屏外雖專爲季秋言之然車攻之詩云之子于苗本爲夏狩而毛鄭亦以艾蘭爲防之說解之則知此制固通于四時也

又案以上田獵場地陳設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司徒搢扑北面誓之（注）誓衆以軍法也（疏）司徒職云施十有

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誓民誓以犯田法之誓也誓曰無下車無自後射案于經注則司徒主誓今田獵出軍亦于所獵之地而搢扑北面誓之也搢插也

蕙田案以上田獵之前誓衆

周禮春官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注謂王甸有司祭表畧所設席

陳氏曰大田簡衆大役任衆涖之不可以無威故席以熊皮設之或曰右几武事尚右也

蕙田案以上田獵几席

司服凡甸冠弁服注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疏士冠禮及郊特牲皆曰委貌周道鄭注士冠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故云委貌若以色言則曰元冠也云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者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裳又與韠同色是其朝服緇布衣亦如皮弁積素以為裳也言凡甸冠弁服據習兵之時若正四時則當戎服是以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以此觀之習五戎司徒誓之不戎服者冠弁可知

王氏應麟曰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韋弁同但色異耳是正田用韋弁也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軍士則皮弁韋弁同但色異耳是正田用韋弁也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軍士之服通皆韋皮坊記注云

在軍同服左傳均服振振

郝氏敬曰冠弁即爵弁以緇帛為之古冠制小用緇布元緇後世用為弁故曰冠弁明與韋皮二弁異猶冕之言弁冕也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鄭謂委貌非也委貌

冠耳

蕙田案以上田獵冠服

夏官司弓矢夾弓庾弓以授射鳥獸者注弛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射鳥獸近射也近射用弱弓

凡矢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殺矢象焉鍭矢象焉鍭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射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結繳于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茀也茀所用也鍭弩所用也殺矢言中則死鍭矢言中則拔茀矢言中則留遠近之用各有所宜弋射謂繳射

弓矢至鼓鐸車旗器物則錯見於鄉師以下徵發諸條其先後條理可以意會也詩我車既攻田車既好詠車也我馬既同四牡龐龐四黃既駕兩驂不倚詠馬也建旐設旄悠悠旆旌詠旌旐也決拾既伙弓矢既調詠兵器也車攻吉日二篇之所陳蓋畧備矣

天官獸人時田則守罟（注）守謂備獸網攫也（疏）時田謂四時田獵

右田獵官司戒具

周禮地官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注）旗畫熊虎者也徵衆刻日樹旗期民於其下（疏）凡軍旅田獵所用民徒先起六鄉之衆

史氏曰軍旅所以用衆大田所以簡衆衆之所聚政令行焉不有旗表其觀視何所趍向哉

易氏祓曰大司徒以旗致民致之于此閭族黨州鄉之聯也大司馬以旗致民致之于平列陳之際也

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澮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注）田濮人徒及所當有

魏氏校曰簡者豫為閱計修者豫為配當古之勇好以整又好以暇

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注）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旗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疏）鄉師為司徒致衆庶故還用司徒之大旗辨鄉邑者四時六鄉之衆與公邑之民皆在焉各分別為陣也

黃氏度曰鄉師致衆庶各致其鄉之民也將田先期閱于其鄉而以司徒之旗致之使知有所統也

高氏愈曰古者因田以講武其事至重故鄉師特主治之

州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令與其賞罰（注）致之于司徒也掌其戒令賞罰則是于軍為師帥（疏）田謂田獵

黃氏度曰六鄉之軍聽于王王于司徒平居常自為六軍之教故六鄉徵發則稱國言有天子之命也獨見之于州長州長承其命也帥而致之軍旅致之于小司徒役致之于鄉師小司徒鄉師各以其事帥之而致于大司徒

黨正凡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其瀌治其政事（注）亦於軍因為旅帥

鄭氏鍔曰師田行役衆庶所聚非致嚴以馭之不可也以法而治其政事又異乎平日之教以禮事矣

族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注亦於軍因為卒長疏帥而以至者帥至于鄉師以致于司徒也

鄭氏鍔曰一旅之衆居則有比閭之聯而卒伍猶未之合有未耜之用而兵器或未之精至于作之而師田行役族師遂為一卒之長欲其師行之有統則必合為卒伍欲其攻戰之必勝則必簡其兵器合則使之聯而不散簡則使之精而無敝又用鼓鐸旗物率之至于師田行役之所猶恐其不肅復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敢不率哉

縣師若將有軍旅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注受灋於司馬者知所當徵衆寡

黃氏度曰司馬主兵其令不得直行必有縣師關節此先王微意兵皆民也發民為兵而主兵之官不應全不知故使其屬行司馬之法作起也起其衆庶馬牛車輦而後會其車人卒伍邦國都鄙卒伍鄉法雖素定而車人不相須甸稍縣都野法車人相須而縣鄙居民未嘗為卒伍故於此皆以司馬之法會之五人為伍百人為卒離則皆伍聯則皆什百人為卒鄉為四閭野為四里車徒異部多少稱事

遂人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注役謂師田遂之大旗熊虎疏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者謂令縣正以下遂人與大司徒同故致衆得用熊虎為旗也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鄭氏鍔曰國有功役之事又有師田之事功役則用當役之人師田則衆民竭作故於事言野役於師田言野民當役之人則致之使自至衆力竭作則其事大有以作而起之遂人帥而至掌政治禁令以齊一之則衆雖繁不亂矣

遂師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注平謂正其行列部伍也鄭司農云比讀為庇疏野民謂六遂之民比叙者校比次叙其行伍而行賞罰周禮云比者後鄭皆為校比先鄭皆為庇庇為具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也

魏氏校曰未至師遂帥先以軍法部署而行賞罰帥而至則賞罰一聽於大司馬及大司徒

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注移執事移用其民鄭司農云謂轉相佐助

稍人若有師田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帥

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注有軍旅田役之戒縣師受濛于司馬邦國都鄙稍甸郊里惟司馬所調以其法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以書令之耳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同徒司馬所調之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 疏稍人屬縣師縣師屬大司馬大司馬得王進止縣師即受法於司馬縣師既得法稍人又受法于縣師故云以聽于司馬也作其同徒也既作同徒乃致與大司馬故云以聽于司馬也

蒐田案起徒役之事惟田與追胥竭作則是

田獵起徒較他事獨衆凡經文師田連言者

今於出師門內不復分析兩載總入田獵內

可以互見云

又案六鄉之鄉師州長族師黨正等官六遂

之遂人遂師縣正等官皆平日治民之官也

及其有師田之事則凡起徒致民之政令皆

以屬之遞相統率以致於大司徒因以屬于

大司馬惟比長閭師鄰長里宰鄙師諸

官所轄者少故不復詳但於閭胥云凡春秋

之役政聚衆庶則讀法鄙師云凡作民則掌

其戒令鄰長云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

兵革帥而至里宰云掌比其邑之兵器以待

有司之政令如是而已

又案出師之制先發六鄉爲六軍次發六遂

爲十二軍自近而遠各有差等田獵亦宜然

故經於六鄉之官言師田者四六遂之官言

師田者三若稍人不過一條而縣畺則無文

蓋六遂已不常發稍地則所發尤稀縣畺則

其地益遠田獵徵發未必及之此經之所以

畧也然又有說者大司徒地官之長固無所

不統矣而縣師之所掌亦兼邦國都鄙稍甸

郊里之地域則是從六鄉以外及於邦國無不統轄又遂人掌邦之野鄭云此野爲甸稍縣都則遂人於畿內亦無不統轄遂師云經牧其田野疏遂人兼掌采地采地有井田法故此經云經牧其田野則遂師於畿內亦無不統轄其各條內所言師田蓋連稍縣畺亦并包在內此皆經外之意可以推而知也

國語周語王治農於藉搜於農隙耨穫亦於藉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

右田獵徵發政令

周禮春官小宗伯凡王之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注肆習也爲位小宗伯主其位）

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注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倍增也其神蓋蚩蚘或曰黃帝）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注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元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什百而多獲）

詩小雅吉日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傳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疏言王以吉善之日維戊也於馬祖之伯既祭之求禱矣以田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爲龍馬者是也）

何氏楷曰既伯既禱田祭也伯通作貊亦作貉鄭司農讀爲禡王制禡於所征之地孔叢子云已克敵使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鄭元云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亡其田獵之祭則名之爲貉周禮蒐苗獮狩有司皆表貉於陳前鄭注謂貉讀爲千百之百於立表處爲師祭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杜子春讀亦同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禱

氣勢之十百而多獲邢昺云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
獲百倍也愚案貉貊本是一字以百解貊無乃強解
讀貉爲百亦未必然又有言祭貉以導獸者要皆附
會以愚意揣之政縣古人讀貊與禡同音遂訛禡爲
貊耳禡祭名也故字從示其意馬諧聲義必有取或
殺馬爲牲或以馬者國之大事克敵必藉焉故爲馬
祈福亦未可知師田皆行軍之事其同有禡祭焉宜
也觀說文既伯作既禡可證今韻會中伯字亦有禡
音蓋縣伯貊相訛而然無足疑者此既伯即田獵之
日表貉之祭也毛傳以伯爲馬祖案周禮校人職云
春祭馬祖鄭以爲天駟天駟房也晉天文志云天駟
爲天馬主軍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
亦曰天廐孔云馬與人異無先祖可尋故取孝經說
房爲龍馬是馬之祖一云行神四時之祭各有所爲
未聞田獵有馬祖之祭亦從未聞馬祖有伯之稱也
祖者始也伯者長也二義懸殊何得以伯當祖乎祈
福曰禱毛以爲禱獲是也戰必禱克田必禱獲說文
作禂云禱牲馬祭也案禱牲馬祭分爲二事周禮甸
祝職云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注云爲田禱
多獲禽牲爲馬禂無疾觀此禂牲即貉祭所禱禂馬
即校人四時之祭所禱皆名爲禂也此詩既伯既禱
乃甸祝所職也爾雅以爲馬祭似誤以禂牲爲禂馬
耳

周禮春官肆師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 注舍讀爲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鄭司農云禰父廟非時而祭曰奠 疏王氏曰舍奠有牲而無尸所謂造於祖也

鄭氏鍔曰將出田必行釋奠之禮以告于廟乃載遷廟之主以行其載以祖為主故舍奠于祖廟禰則但祭而不載亦如之謂舍奠也

右田獵祭祀

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注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于農疏爾雅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反尊卑者出則壯者在前老弱在後入則壯者在後老弱在前

孔氏穎達曰春教振旅者以陽氣方長兵宜止息也

黃氏度曰四時之田先教振旅王者之兵出於萬全

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注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疏熊虎之旗

鄭氏鍔曰司徒於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六鄉之民遂人於起野役以遂之大旗致六遂之民民之目熟於熊虎之狀久矣及是時鄉遂之官致之而來司馬亦以旗致之因民之所習熟者使之易知耳

王氏昭禹曰田獵所習無非軍事故平列陳如戰之陳平者高下如一之謂雖如戰之陳而平列陳則無事於戰矣

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注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賁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鐲節鼓鄭司農云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為伍伍之司馬也

鄭氏鍔曰春陽用事雷始出地於卦為震而鞮人胥鼓必于起蟄之日教以此時從其類也軍將者卿六各為一軍之將提使師帥執之者五百人之衆之提右挈在掌握之意旅帥視師帥為卑故執鼙鼓之小而卑者也百人之卒長知其當止則止故使執鐃兩司馬知其當進則進故使執鐸以通鼓五人之長曰公司馬軍制自五人始人之寡不能節制則衆皆無節故使執鐲以節鼓其職至卑其名乃同於司馬欲重其權以服人也

黃氏度曰有節制而後能勝金鼓所以節制也故於教振旅辨之王雖親征六卿分將而元帥居乎其中

蕙田案王不執鼙鼓而執路鼓者鄭康成謂尚之於諸侯也鄭剛中亦謂王道之大無所不通以道統衆不必自執軍中之事諸侯從王欲使軍將以下皆聽命故尚之於諸侯今考鼓人職軍事宜執鼓鼓而路鼓非軍事所宜用但以其有四面象人君聲教當四達無間而已則侯之執鼙非所以尊尚之而使衆

聽命也王志長謂諸侯入朝佐王田獵不敢以桴鼓之事上煩天子故代王執鼜鼓以鼓軍事此說得之

又案賁鼜古字通用蔡氏宸錫欲改賁爲鼜亦不必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注習戰法疏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大閱具言於此畧說

李氏嘉會曰兵事宜尚威武敏捷必以進退疾徐疏數教民者觀武王伐商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兵在於結陣之固進退之齊武侯入陣進則皆進止則皆止所以不可破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終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者由此而已

蕙田案坐作進退等皆戰之事四時之田雖皆爲教戰而設然所專於戰者秋之大閱耳餘春夏從略而春教振旅主於藏兵不用則尤略之貫疏最得經意

遂以鼜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注春曰曰鼜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既誓令鼓而圍之遂鼜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眾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疏鼜搜也春時鳥獸字乳搜取不孕者誓曰無干車云云此據渙田律而言無干車謂無干犯他車無自後射象戰陣不逐奔走誓民即大閱羣吏聽誓於陣前鼓者即中軍以鼜令鼓鼓人三鼓以下此祭社因田獵而祭非月令仲春祭社也

鄭氏鍔曰雖教之有素一旦出田野臨干戈安得不三令五申之此司馬所以誓之也又曰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大司馬乃用火田者蓋春而焚萊將以田也春而焚山林傷生意也所以有無焚之令

王氏曰社者土元也

蕙田案有司表貉鄭康成謂大司徒鄭剛中以爲肆師甸祝考肆師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若大司徒總率鄉遂諸官恐不必以表貉事屬之當以剛中及王氏說爲正

春官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注）社軍社宗遷主也（疏）肆師爲位祭也
孔氏穎達曰春時四方
施生獵則祭社爲主
蕙田案表貉之祭四時田獵之所同也社宗
之祭春蒐之所獨也
春秋昭公八年穀梁傳因蒐狩以習武事車軌塵馬候
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注）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
應遲疾相投揜禽旅揜取衆
禽不失其馳不失馳騁之節
蕙田案此田獵命中之法蒐狩並稱故附于
此
右春蒐
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注）茇舍草止之
也軍有草止之
法（疏）草字釋
茇止字釋舍
孔氏穎達曰夏教茇舍者

鄭氏鍔曰詩曰召伯所茇又左傳言晉大夫茇舍從之凡言茇者皆草舍也教
茇舍者教以草止之法軍行而草止未有營壘之所草止之地防患尤嚴防患
之道夜事尤急教之無素則是以衆予敵矣教茇舍獨于中夏以月令考之孟
春草木萌動季春生氣方盛惟夏之時生於春者至是益長長于春者至是益
茂軍屯其中患生不
虞又況莫夜之時
羣吏撰車徒讀書契（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書
校錄軍實之凡要（疏）羣吏謂軍將至伍長各有
部分皆選擇其
甲士步卒之等
蕙田案康成以撰爲數擇書契爲簿錄即師
田以簡稽也天官小宰言之蓋在平日大司
馬則在臨期彼此互見耳
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
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注）號名者徽識所以
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
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及伍長也以門名者所
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古者軍將蓋爲營治于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
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
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也此六者皆
書云其某之名其某之號某某之事而已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慎于夜於是

黃氏度曰號名為夜事令軍夜有號康成以為徽識
被之以備死事夫徽識綴于膊上夜事將何以辨
鄭氏鍔曰帥為六軍之帥公邑閭田謂之縣小都謂之鄙大夫謂之家鄉謂六
鄉野六遂也或以門或以號或以邑或各以其名皆有一定之稱為主將者名
號若此為卒伍者從而稱之耳聞而心知存而意屬莫夜之間亦識所從矣
帥以門名蓋門者人之所由以出入帥者人之所由以進退取象猶門也縣與
鄙一為天子之吏一為公卿王子弟故各以其名所以別異其為其縣某鄙之
人大夫用號者則為美稱也鄭謂公卿大夫其身在朝其臣在采地若公山弗
擾之類是以家號為名也六鄉有六州長鄉之軍法至州而成故以其州之名
名之言某州之師也六遂於鄰長言邑中之政於里宰言掌比其邑之衆寡於
遂大夫言凡為邑者此六遂
為邑之證也故言某邑之師
王氏與之曰芟舍之教乃下寨法專以辨軍之夜事蓋休兵偃師之時宿火而
寢目固無見也銜枚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
物而徽之則所見必昧於是專以號名為尚而號名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姦細
及間謀等事先儒不知夜事則非也夜事
視夜戰聲相聞引證司馬夜事在於休
兵管仲夜戰所以用兵豈可同日語

蕙田案康成謂號名為徽識以備死事說太
迂遠但黃氏即以號名為夜事則非也夜事
仍當為戒夜守之事方與芟舍義合次點王
氏下寨之說得其旨矣
又案帥縣鄙家鄉野等名鄭剛中說與康成
注有異今考康成說則以縣鄙為六遂之長
家為三等采地之長鄉為六鄉之長野為四
處公邑之長而帥則六軍之帥統之者也其
說整齊該括剛中以縣屬公邑又添閑田已
覺支離又以鄙屬小都則三等采地僅舉其
一豈不挂漏家為大夫亦與遂大夫鄉大夫
相混不如康成說之的確矣
又案州長黨正等名據平日治民而言軍將
師帥伍長等名據出師臨陣而言其實一也
然則帥以門名已統縣鄙等項在內辨號名
也者如欲稱帥則以門欲稱縣鄙則各以其

名亦其實一耳

其他皆如振旅

王氏昭禹曰若平列陳與夫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然

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注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

者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稀皆殺而車止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礿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疏車行遲故取獸少引王制者據始殺訖而言毛詩傳云天子殺抗大綏諸侯殺抗小綏據始殺而言也

鄭氏鍔曰礿以飲為主四時宗廟之祭用仲夏此一確證蓋因田而享也田已得禽則歸而享祀猶戰而得焉則歸而告廟也

蒐田案周四時宗廟之祭皆用孟此中夏而享礿非常祭也

右夏苗

剛中以為因田而享謬矣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旜師都載旞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注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

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鄉大夫也凡旂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為畫疏凡兵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以入兵為名尚農事秋以出兵為名秋嚴尚武故也軍吏者從軍將以下至伍長皆是軍吏各書其事與其號者即是仲夏百官各象其事及號名之等秋雖不具辨號名亦略舉之見四時皆有此物也

孔氏穎達曰秋教治兵者以殺氣方盛則匿邪惡故教兵

王氏昭禹曰旗物以作戰也故於治兵辨旗物之用

鄭氏鍔曰九旗曰常曰旂曰旜曰物之類其義不一自王而下以至百官分而載之各寓意義於其間非苟然也得天而久照者日月之常治兵載大常以見王者有常德而立武事之意凡旗之畫皆二物旂獨畫龍相交此也交與蛟同諸侯於國有君道龍之象也入朝有臣道蛟之象也所以載蛟龍之旗熊虎之旗熊虎之號百獸畏之軍吏者六軍之帥當以威武為先載熊虎之旗使將卒畏威而趨令也通帛則不畫他物純而不雜也師都則公卿大夫王子弟之在都鄙者也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所以載通帛之旜此言鄉遂又言郊野則師當為都鄙之吏明矣雜帛為物則雜而不一也鄉之分而為六其民散而為比閭族黨之名遂之分而為六其民散而為鄰里酇鄙之號可謂雜而不一矣所以載雜帛之物龜有甲以自衛蛇有螫以毒人皆北方之屬也天地之氣始于北方幽陰之物畫之于旐以示夫殺氣之所始也先能自衛者然後可以殺敵所以載龜蛇之旐書曰我則鳴鳥不聞謂鳳也隼之物為挈宮而貪殘之鳥也詩云鴥彼飛隼其飛戾天易云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彼乃鷹鸇之類安可與鳳為伍耶此言鳥隼說者皆以為鳳及隼疑當為鸇隼也與隼共文不可謂之鳳明矣交龍取其能變化熊虎取其有威龜蛇取其能自衛則鷹隼取其勁疾矣百官者六鄉之屬欲其臨事之勁疾所以載鳥隼之旗

凡行左青龍而右白虎前朱雀而後元武謂此四者炁軍法正成于鄉遂而鄉遂大夫乃不預四旗之列而載物者說者謂其象已屬于軍吏已無所將故也凡旗皆謂之載者言載之于車上也既有旌旗又有小徽識之上各書其事與號以為別識也司常謂之畫王安石謂書詳於畫既書又畫使人易辨而已余以為司常指大閱而言此指治兵而言大閱畫治兵書各有所主不一法也

蕙田案仲春之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即仲夏之縣鄙家鄉野也而此諸官亦即仲春之所謂軍帥仲夏之所謂帥也仲春不言四時之訓有詳略之異耳由今思之大司馬之制則自鄉遂以達於采地宜悉舉諸侯從獵之制咸在而反遺於畿內者仲秋治兵尤重於春夏則官當尤備鄭康成以軍吏為諸軍帥是矣而以師都為遂大夫以鄉遂為鄉大夫郊為州長縣正以下野為公邑大夫其中尚缺采地則不得不以百官為卿大夫試思仲夏之百官既解為各以其職從王者至仲秋之百官而忽異其解已屬不確況夏苗猶備百官豈秋獮獨無之乎竊以康成之言未是惟鄭剛中之辨最為精確蓋剛中據司常大閱之文以軍吏為即大閱之大夫士與茇舍之百官為即大閱之師都與茇舍之縣鄙為即大閱之州里縣鄙與茇舍之鄉及野以郊野為公邑閒田之吏與鄉遂之郊野異如此則整齊包括處處皆通矣其辨茇舍之縣鄙與司常之縣鄙名同而實異尤精

王氏應電曰案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正與此同此外所載皆異夫司常于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則凡祭祀賓客會同軍旅並當以之為準惟安營出

戰則旗法與此不同若其初至不當又有所更置蓋
旌旗以一人之耳目豈得數易以亂之此蓋誤文也

蕙田案王昭明以旗旜等有誤文蔡宸錫亦
謂此節旗旜物旗四字顛倒誤寫旗當爲旜
旜當爲旗物當爲旗旗當爲物宜以司常職
之文爲定此說精確當從之

遂以獮田如蒐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注）秋田爲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
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
社以方（疏）鄭以祊爲誤者祊是廟門之外惟祭宗廟及繹祭乃爲祊祭今因秋
田而祭當是
四方之神

鄭氏鍔曰秋氣肅
殺故田以殺爲主

王氏昭禹曰以物成于秋所取者衆故也王
制曰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則秋用羅宜矣
又曰春物始生故爲民祈而祭
社秋物既成故爲民報而祀祊

春官肆師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注）秋田爲獮始習兵戒不虞
鄭氏鍔曰君子除戎器
不虞故知戒爲禁備之事

陳氏暘曰先王之時必預戒來歲之事者欲先事爲備也春秋時鄭石臭言於
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則是卜
不吉必修德而豫戒
然後爲治世之事

蕙田案書卜三龜一習吉又朕夢協朕卜襲
于休祥即傳所云祥習則行也

又案涖卜來歲於秋獮而春夏冬不卜者秋
狩則專於治兵也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厲飾謂戎服
尚威武也（疏）厲飾謂嚴厲武猛飾謂容飾也熊氏云戎服者韋弁服也以
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冕弁服
陳氏祥道曰周官司服凡田冕弁服月
令季秋天子乃厲飾蓋周秦之禮異也

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注）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
有功于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疏）謂獵竟也主祠謂典祭祀者也四方
與祀之宮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于郊（注）以祀祊方下云方迎四方氣
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疏）鄭以社以方下云方迎四方氣
於郊也鄭又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右秋獮

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冬教大閱（注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

孔氏頴達曰冬教大閱者以備習威儀故因其田獵教以簡閱也

（王氏詳說春辨鼓鐸鐲鐃之用夏辨號名之用秋辨旗物之用至冬則戒衆庶修戰法而及於旗物鼓鐸鐲鐃之用夏辨號名之用秋辨旗物之用至冬則戒衆庶鼓鐸鐲鐃要之辨鼓鐸者未始無旗物旗物者未始無號名所謂各書其事與也辨旗物者未始無號名所謂各書其事與其號也三時之田各以其所辨者為主耳

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注羣吏鄉師以下（疏）鄉師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

其卒伍以下則若州長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黨正凡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師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

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注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驅馳荷曰田卒汚萊）

易氏祓曰表以步度之步長六尺百步則一為三表是三表相去二百步又五十步為一表則四表為二百五十步矣大閱必用四表所以寓王者節制之師而大武之四表實象之蓋周都西南一表在南所謂武始而北出爻振之而駟伐則有振鐸作旗之義歷二表三表而至四表則再始以著往者也商都東北四表在北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復亂以筋歸則有鼓退鳴鐃且郤之義歷三表二表而復于一表則樂終而德尊者也大閱亦然賈氏乃謂後表在北士卒由後表以至南表復回身向北以至後表與樂記之言不合樂記言大武則周家一代寓兵之良法當以樂記為正或謂三表相距各百步每表各六十丈何

以容大閱之衆若以開方論其勢誠容若據虞人萊所田之野則迎野左右何有紀極鄭氏謂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此指一旁而言若左右兩旁當容六軍又云步數未聞則六軍分行左右開張取其容六軍之衆不以步數拘也如此則地勢廣袤豈止容六軍而已

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注質正也弊仆也皆坐當聽誓）

李氏嘉會曰四表止于二百五十步坐作進退步行趨驟為力不勞軌範易習民之左右顧瞻皆其鄉黨鄉里自然情親勢一敵不可乘此古人結陳堅固也易氏祓曰及田之日司馬建熊虎六旂之旗于虞人所設後表之中據樂記舞而言則後表當是在南一表於是羣吏如鄉師以下以其旗物及鼓鐸鐲鐃等各帥其民而致于大司馬

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狥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注羣吏諸軍帥也陳前南面鄉表也月令季秋司徒搢扑北面誓之（疏）使司徒誓者此軍吏及士本是六鄉之民今雖屬司馬猶是已之民故使司徒誓之也易氏祓曰衆庶已集命之皆坐于南之一表群吏聽誓則自軍帥而下皆南面向表誓于陳前鄭氏鍔曰坐而聽誓斬牲以徇所謂三令五申也今見于司馬法曰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其慮也商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及而誓之以致民志也車徒皆坐使羣吏聽誓者羣吏各帥其衆有誓而羣吏聽之則傳達于所統之衆簡而易知無敢不從矣

中軍以鞮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撫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注)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士衆之氣也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司馬兩司馬也鼓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作之伍長鳴鐲以節之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撫上振之為撫撫者止行息氣也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注)趨者赴敵尚疾之漸也春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注)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

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注)鼓戒戒攻敵鼓一闋車一轉徒一刺三而止象服敵

鄭氏鍔曰每鼓一闋則車一發而徒一刺至三而止是謂節制之兵三發即書所謂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三刺即書所謂不愆于四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之意

乃鼓退鳴鐃且郤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注)鐃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鐃以和衆鼓人為止之也退自前表至後表鼓鐸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鐲而鳴鐃(疏)乃鼓退者謂至南表軍吏及士卒回身向北更從南為始也

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注)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叙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調其部曲疎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群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陣(疏)軍門曰和者左氏傳云秋蒐于紅正也又云刈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是其車也車徒異年穀梁傳云秋蒐于紅正也又云刈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是其車也車徒異群者出軍之時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車徒同群臨陣則車徒異群故車人有異

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注)險野人為主人居前易野車為主車居前

禮庫曰先王車戰不求大勝求為不可敗而已鄭莊欲驅馳中原始為徼利之名故鄭莊始用徒兵自中行穆子乃毀車以從卒自左師展始乘馬自趙武靈王始用騎先王兵制敗壞而不可復實自莊公始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

鄭氏鍔曰驅則自後驅之使出逆則自前迎之使入驅其後則獸無所逃逆其前雖欲出防而不可得

中軍以鞮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車徒皆作遂

鼓行徒衙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注)(羣)

司馬謂兩司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繶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也鄭司農云大獸公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一歲為豵二歲為豜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曰慎元謂慎讀為麎爾雅曰豕生三

易氏祓曰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如習戰之時則師田之法一馬

王氏昭禹曰不專取左耳則効功者疑于獲一而効二取左耳以効功所以謂之馘也

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注)(鄭司農云及所弊至所弊之處元謂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勢勝而喜也)

易氏祓曰駴如馬之駴譟如鳥之譟以示勝敵

徒乃弊致禽儀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注)(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衆物多故得取也致禽儀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于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孔氏頴達曰冬時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于物有功之神于四方也)

蕙田案月令季秋祭四方正義謂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為主也乃司馬

冬狩云致禽儀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致禽儀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于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鄭借季秋之禮以釋冬狩之義者蓋秋祭雖以四方為主亦兼祭社冬祭雖以宗廟為主亦兼四方故互相證之耳

黃氏度曰徒取禽車列陳不動雖戰亦然至此徒止遂獻禽易氏祓曰春社夏礿秋祊不言入獻禽而冬烝獨言之者以外行致禽儀郊之禮然後獻禽于宗廟故謂之入鄭氏鍔曰此戰勝而歸獻捷于廟社之意也郊言儀獸烝言獻禽豈用大于郊而用小于廟別而言之則禽獸有大小之殊合而言之獸亦可謂之禽也

右冬狩

天官獸人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注)(弊仆也仆而田止鄭司農云弊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虞中謂虞人萊所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其中致禽而珥焉獸人主令田衆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社廟之祭故曰春獻禽以祭社

夏獻禽以享礿秋獻禽以祀祊冬獻禽以享烝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公之謂輸之于虞中珥焉者取左耳以致功若斬首折馘故春秋傳曰以數軍實（疏注猶聚也）

春官甸祝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注師甸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于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于所表之處令獲者各山山虞植旗獵澤澤虞植旌是為所表之處（疏獵鄭氏鍔曰田畢虞人植旌旗于所表之處令獲者致禽其中甸祝則禽而屬之使禽獸以類相從也）

地官山虞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注弊田田者止也植猶樹也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以知獲數也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仞數則短也鄭司農云珥者取禽左耳以効功也大司馬職曰獲者取左耳疏禮緯旌旗之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山虞是士雖有熊虎為旗仞數則短宜三仞）

易氏祓曰弊田植旗獸人所謂令禽注于虞中是已致禽而珥之如小子珥于祊之類田畢而祭也鄭氏謂珥當為衈取其左耳以効功故曰衈蓋取字之偏旁以為左耳其說未為不善如肆師小子羊人言祈珥鄭氏亦曰珥當為衈羽牲曰衈且引禮記之言成廟則釁之與此効功之言不同人取左耳為毛牲謂羽牲曰衈其文自相肯駟兕大司馬言致禽以祀祊致禽饁獸于郊皆行祭禮于致禽之後不應致禽之後方取左耳以效功劉執中釋肆師之職曰珥當為衈字之誤也弭謂小祝之弭兵災蓋田獵所以訓兵弭災正日獵之事肆師于狩之日涖卜來歲之戒亦弭兵災之意

蕙田案珥字之義或云取左耳効功或云祭

禽事屬相聯于文義尤合祭以弭災說似迂遠且又非山虞所當掌也

夏官田僕及獻比禽（注田弊獲者各獻其禽比種物相從次數之）

鄭氏鍔曰及田者獻禽校次而比之則大小各從其類然後大獸可得而私

地官澤虞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注屬禽猶致禽而珥焉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之）

斮羽（疏山虞致禽謂輸之于公當致之于虞旌之中而珥焉以効功此云屬禽謂百姓致禽訖虞人屬聚之別其等類每禽取三十焉則致與屬不同而鄭云猶致禽者欲明山虞澤虞文皆不足互見為義耳

王氏昭禹曰山虞以旗致禽則能虎乃山物也澤虞以旌屬禽則鳥羽澤物也）

春官小宗伯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注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于郊郊有羣神之兆頒禽謂以與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宮而分之也）

甸祝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歃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注饁饋也以所獲獸饋于郊薦于四方羣兆入又以奠于祖禰薦且告反眉人焉杜子春云禂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也歃禽謂取三十入腊人焉）

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元謂禂讀如誅今俗大字也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 疏羣神之兆皆在四郊還國過羣兆遂薦之案王制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此入腊人者案上殺者乾之以為豆實供祭祀據重者而言

劉氏敞曰禱牲禱馬者又因歃禽以祭牲牢之神求其博碩肥腯也以祭馬祖之神求其六閑四種孔阜奕奕也詩曰吉日惟戊既伯既禱其是之謂乎

王氏志長曰田弊矣何以又禱多獲禽牲宜從後鄭

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陳氏皓曰無事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也歲三田者謂每歲田獵皆是為此三者之用也乾豆腊之以為祭祀之豆實也

春秋桓公四年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佳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昭公八年穀梁傳禽雖多天子取二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注取三十以其宮義

煮豆賓客之庖射宮澤宮射以不爭為仁揖讓為義

禮經會元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若然則田獵特為三事講也今觀大司馬四時之田皆因田而講武豈徒為賓客庖豆之奉而已哉蓋王制特為獲禽設也非為講武言也周禮非區區於獲禽而實拳拳於講武也然知古人因田事而講武而不知古人因武事而寓田講武本非古人之得已而殺禽亦豈古人之本心哉古人不以無事而講武亦不以無事而殺獸是以因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教而寓蒐苗獮狩之儀因蒐苗獮狩之田而為社礿祊烝之祭如此則講武為有名而殺獸為有禮也

周禮天官獸人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注共其完者

凡獸入于腊人注當乾之皮毛筋角入于玉府注入玉府給作器用

天官掌次諸侯師田則張幕設案（注謂諸侯從王師田者）

禮記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右頒禽供祭

陳氏澔曰綏旌旗之屬也下倨仆之也佐車即周禮驅逆之車驅者逐獸使趨于田之地逆者要遮其走而不使之散亡也此言田獵之禮尊卑貴賤之次序

蕙田案詩毛傳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士大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抗即下也亦即周禮大司馬之所謂弊也

陳氏禮書天子諸侯發則抗大綏小綏殺之時也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制言下大綏小綏既殺之時也

周禮夏官田僕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鄭氏鍔曰此三者皆行馬之節然後尊卑之分定矣田獵雖從禽之樂君臣不可節驅必有先後遲速之等乃所以為田禮先儒以為提遲于馳皆取尊者體促之義深知經者也

王氏曰提節之晉進之馳則亟進之尊者安舒卑者戚速

蕙田案以上諸侯從天子田獵

春秋桓公四年公羊傳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蕙田案以上諸侯自行田獵

右諸侯田獵

史記孟孫獵得麑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

陳氏祥道曰春秋傳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天子諸侯有四時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

蕙田案陳用之謂大夫無田獵之禮云已祭取是考賈誼新書論諸侯田獵之禮此說非

餘獲陳於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禽是大夫
明有從國君田獵之事周禮田僕王提馬諸
侯晉大夫馳王制天子殺下大綏諸侯殺下
小綏大夫殺止佐車云云則大夫並有從天
子田獵之禮矣王制又有大夫不擯羣云云
則大夫又明有自行田獵之禮矣其禮錯見
他門可以互考

右大夫田獵

詩小雅車攻〔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朱子詩傳〕大庖君庖也不盈謂取之有度不極欲也
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
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
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爲賓客射左髀達于右髀爲下

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
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
盈也

〔周禮地官迹人〕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注〕爲其天物且害
〔疏〕案月令孟春云不麛不卵又王制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
不麛不卵者彼以春時先乳特禁之其月令季春云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心多也麛麋鹿子

〔禮記王制〕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
陳氏澔曰合圍四面圍之也
掩羣者掩襲而舉羣取之也

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劉向說苑〕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羣取禽不麛
卵不殺孕重者春蒐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
之

〔陳氏禮書〕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諸侯

在國之禮也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羣諸侯從王蒐之禮也

春秋昭公八年穀梁傳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注過防弗逐戰不逐奔之義面傷媒誅降不成禽惡虐幼小）

詩毛傳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蕙田案防謂田獵之場防限也

國語韋昭註禮聖主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準不鷙眡而不逮不出穎罹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剖胎不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

右田獵取物之仁

書五子之歌太康畋於有洛之表

賈誼新書商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

詩豳風七月序陳王業也周公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傳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孟冬天子始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傳纘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疏至二之日之時君臣及其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戰鬬不可以不習四時而習之兵事不可以空設田獵蒐狩以閑之故因

習兵而俱出田獵也
美先公禮教備矣

書無逸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虎非羆
所獲伯王之輔于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
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
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
與俱歸立爲師

詩召南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縱于嗟乎騶虞

朱子曰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而美之

春秋昭公四年左氏傳〔成王有岐陽之蒐〕(注)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

〔通鑑前編〕成王五年蒐于岐陽因盟諸侯

詩小雅車攻〔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朱子詩傳〕宣王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

〔詩說〕車攻宣王大閱于東都
諸侯畢會史籀美之賦也

吉日序〔吉日美宣王田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
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祈
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祈大也趨則儦儦
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
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
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疏〕虞人既驅禽待天子既以張我天子所射之弓既挾我天子所發之矢發而中彼小豝亦又殪此大兕也既殺得群獸以給御諸侯之賓客且以酌醴與群臣飲時為俎實也

〔通鑑前編〕宣王八年巡狩東都朝會諸侯因以田獵

講武

鄭風叔于田序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疏國人注心于叔說之如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大叔于田序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材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禮揚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縱送忌

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弛弓忌

叔于田不義而得衆莊公養成而後處之

叔于田案段不義而得衆莊公養成而後處之是弟慢其兄實兄絕其弟序言刺莊公者得之叔不足道也

齊風還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

子之還兮遭我乎猃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儇兮　子之還兮遭我乎猃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猃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臧兮

（張氏叙曰讀此而齊之泱泱表海富強莫敵者可見而其急功利喜夸詐之習亦不掩矣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盧令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秦風駟驖序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猃歇驕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氏傳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莊公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于此焉譏于讎者將一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于讎者則曷為將一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說故將一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昭公八年秋蒐于紅　左氏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公羊傳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于是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王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　穀梁傳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

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

（注）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國縣西有紅亭

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

（注）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瑯琊陽

二十年左氏傳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二十有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定公十有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注夏蒐非時）

十有四年秋大蒐于比蒲

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注冬獵曰狩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左氏傳）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國語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罟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猎魚鱉以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罘猎魚鱉以成鳥獸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羅猎魚鱉以成鳥獸助生阜也夏稿

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命禁鯤鮞獸長麑麋鳥翼穀卵蟲含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而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諫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諸廟庖畜功用也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右經文田獵之事

淮陰吳玉搢校字